

附 悼亡與懷想八篇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569247 3

李怡・對應

謬思生命的異趣

次文化堂



作者簡介

李怡 一九三六年生，童年在上海、北京經歷抗戰與內戰。一九四八年來香港，中學畢業後入職出版界。一九五六年開始投稿報刊，從事寫作及新聞出版工作逾五十年。一九七零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共經營二十八年。在月刊及其後在報章寫政論至今。無大學學歷，自學也不算有成。只是任何人做一件事幾十年總會有點心得。畢生辦雜誌，寫政論，秉持忠於自己、質疑權貴、就事論事、不怕獨持異見的原則，因而不斷在社會引起爭議，被壓制、遭批罵是常事。見過及訪談過不少名人，寫的文章不計其數，也出過些書。至今仍未輟筆，尚在《蘋果日報》寫專欄及社論。

次文化堂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堂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duiyingmiusishen00liyi

結緣逾半世紀情人妻子終身良朋忍令天凡永隔

牽手近一甲子說事談心朝夕侶伴只餘舊夢縈懷

李怡輓亡妻聯

次文化普及文化叢書

普 及 文 化 系 列 之 一 九 ○

對應・謬思生命的異趣

李怡⊙著

次文化堂出版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⑲⓪

對應 • 謬思生命的異趣

作　　者：李　怡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執行編輯：李子翹
封面設計：原秋白
封面攝影：侯小鵬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09 年 2 月初版
書　　號：SCB490
I S B N：978-962-992-204-7
定　　價：HK$70
©二〇〇九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自序

零八年七月次文化堂出版我的政論集《放逐》後，據說銷售與反應尚可，於是就打主意想出我發表於報章副刊的小品文。小品文大多是隨手寫來，寫得輕鬆的文字，一般來說讀者也看得輕鬆，沒有沉重感。不過雖是「微言」，卻也未必不含着點「大義」，所以我就同意了。這本集子，是刊於零七年的小品文，因為好多篇都講中國文字中的對聯，就以《對應》作書名。人生嘛，本來就是要不斷對生活中發生的種種事作回應。

誰料出版社在零八年十月底排出了書樣交給我校閱時，我生活中就出現了讓我極受煎熬而必須「對應」的事：與我結伴半個世紀的妻子發現罹患癌症且已擴散。我不得不停下多項工作，日夜奔走醫院照顧妻子，書稿也只好擱下了。到零八年大除夕，她終於撒

手人寰，我經歷了生命中的至痛。我一貫崇尚理性，讀過許多也寫過不少參透生死的文章，但勸說別人都比較容易，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就困難了。人與人之間的痛苦是難以相通的。「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這是我二十年前在一篇文章中寫過的一句話。這句話在今天我才有真切的體驗。一時間我萬念俱灰，覺得這世上沒有了她，甚麼事對我都不重要了。我只想早日與她重聚，或在天上，或在來世。

我想我若是旁觀者，我不會鼓勵別人以這種消極態度對應人生。我相信人死後是還有靈魂存在的，而她若有靈，我這樣的對應會使她靈魂不安。於是我抖擻精神，勉力要做些事。讓這本書稿成書，至少可表示我沒有在感傷中沉淪，也許可使她的靈魂得到慰安。

對應，本意原是指對聯並兼講生活中事，不想出版過程就在自己的人生中出現最困難的對應。我也因此寫下了一生最悲戚的對聯。長歌當哭，新近我寫了八篇悼亡文章，也附在書後。就以此書、此聯與悼文，獻給亡妻梁麗儀，盼她一路走好。

目錄

自序

愛的訊息 3

婚禮 5

五百特權家庭 7

春聯 9

蝸居居，又過一年 11

新年的黃色革命 13

正讀與反讀 15

我愛鄰居鄰愛我 17

發揮「利是」的妙用 19

男女失衡 21

兩性供求關係 23

珀麗灣也惹塵污？ 25

城鄉選擇口不對心 27

都市人的「冷漠」 29

內地豬年禁豬 31

和諧之路越走越窄 33

跑吧，馬拉松 35
元宵 37
虎口斂財 39
動物園誘發邪惡 41
李外長的道德觀 43
德國人的自省勇氣 45
人性曙光照亮黑暗 47
人是老虎的獵物 49
五十美人補 51
海倫美蘭要演卡米拉 53
潁州的孩子 55
粗口 57
真正的脆弱危險 59
Job與Career 61
黃笑話的寓意 63
五十年代頭號肉彈 65
學雷鋒，騙子還是傻子？ 67
一個老農的快樂 69
三文三語 71
語言爭霸 73
方言的反彈 75
香港的色狼少了 77
就我沒白吃 79

大陸社會的縮影 81
一滴水照見藍天 83
選舉荒謬劇 85
肉彈•性感•艷星 87
「屍諫」悲劇 89
表面與私下是兩個世界 91
天下無敵與有心無力 93
兩母女的對比 95
以種花喻人生 97
「留下血汗」喻 99
政治歌曲的生命 101
政治轉時尚 103
李翰祥小憶 105
找死 107
章子怡掀民族情仇 109
狼奶餵大的憤青 111
每一個人都在憤怒 113
追星故事續延燒 115
沒有公義就沒有和平 117
中國國花之爭 119
國花之外，又有國山 121
妙人兒，倪家少女 123
刁鑽聯話 125

榴槤飄香 127
讀友回應絕對選 129
極品拆字「色謎」 131
裙褲對決 133
法國玫瑰的夢想 135
再錄讀友聯語 137
絕對與諧對 139
粵語怪聯與怪詩 141
真實比小說更荒誕 143
隔花人遠天涯近 145
婚外情與婚外慾 147
三錄讀者聯語 149
食肆喻世名聯 151
不過如此 153
至理禪語 155
覆讀者並記長聯 157
法國人抗拒迪士尼 159
文化調適 161
立國全憑一口戈 163
釣翁上聯之應對 165
胡耀邦、曾當奴入對 167
廣東歇後語 169
親不見，愛無心 171

中國話 …… 173
女皇與首相 …… 175
六四的兩首詩 …… 177
昨夜的風 …… 179
靈氣損，乾坤亂 …… 181
金弓君選出最配對 …… 183

悼亡與懷想八篇

感情軟弱的平常人 …… 187
近事與往事 …… 189
她的「原罪」因我而來 …… 191
沒有她就沒有我 …… 193
一日一封情書 …… 195
最困難的時刻 …… 197
一生問心無愧 …… 199
她仍與我作伴 …… 201

對應・謬思生命的異趣

愛的訊息

梁家傑在(零七年)情人節早上遞交提名表格，宣佈參選特首。他說，選擇這一天，是因為要傳出一個訊息，世上最珍貴的，不是金錢，不是權力，而是愛。

已故歷史學家黃仁宇説，金錢、權力與性愛，是人類社會的三大關係，也是中外古今文學作品離不開的題材與主題。他引用齊宣王見孟子所說的三句話：「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勇」就是打仗，是權力爭逐；「色」是性愛；「貨」是金錢。説是「有疾」，實是人性所在。

不過，他説的三大關係，基本上是物慾性質的，而不是精神層面的。梁家傑所説的「愛」，則應是偏重精神層面。正如情人節不一定指涉男女的愛情，也廣及朋友、兄弟、父母之愛一樣。若單指性愛，就太狹窄。而且，現實社會中，金錢、權力與性愛之間的「關係交換」也相當普遍。再説，若不是爭逐權力，參選特首來

做甚麼？當然，權力為己，是偏向物慾，權力為眾，則可以是「愛」。

不過，情人節之「愛」，也逐漸變得物慾化了。許多辦公室的女孩子，在情人節這一天會相互比較哪一個有人送花，哪一個沒有？還要比較哪一個所得的花比較多比較矜貴。若沒有人送花，就意味着沒有男友，或甚至沒有人「要」。

除了花的比較，還要比較約會。誰的燭光晚餐更豪華，更有「品味」？實際上，都是物慾而不是真正的愛。

已故美國神學家貝路（Hosea Ballou）説：「真正的快樂價廉物美，但我們卻花大把錢去買快樂的仿冒品。」愛是真正的快樂，它價廉物美，而昂貴的花只是快樂的仿冒品。

婚　禮

結婚，原則上應是一生人只一次。所有的婚盟講的都是「永結同心」、「天長地久」、「白首偕老」等祝福語。

結婚，是人生大事。所以儘管是非富人家，也要東挖西挖地拿錢出來鋪陳婚禮。至於王室貴胄或豪門婚禮，華麗鋪張更不在話下了。前陣子香港富豪以數億元打造的世紀婚禮，更是喧騰一時。

花不起錢的人家，為爭取在傳媒曝光，就只好別出心裁地舉行些搞怪婚禮。有高空婚禮，有潛水婚禮，有笨豬跳婚禮，台灣還有人搞了一次反串婚禮。何謂反串婚禮？在婚宴中只見投射燈一照，出場的新郎穿粉紅色低胸婚紗、假髮，頭上還別了一朵粉紅花；新娘穿馬褲、打領帶，手拿一條黑皮鞭。兩人上台大演「虐妻守則」，不過被虐的是穿婚紗反串的新郎。

這段「創意」婚禮，不用說吸引了媒體。一般人的婚禮，已很少被報道了。但這種搞怪婚禮，卻佔了些媒體篇幅。兩位新人，自然會錄下自己的新聞，剪下報道的報章，與自己的結婚相簿放在一起，作為紀念。

儘管許多人對婚禮如此重視，但事實上，「人生只一次」的婚姻已越來越少了。香港回歸十多年，記得十多年前回歸前夕，有報章記者訪問路人對回歸盛典的感想，其中一位年輕女子說了一句令我至今難忘的話，她說：「無論多麼豪華的婚禮，也不能保證婚姻幸福。」

這真是「世紀金句」！看一國之下的兩制，經十多年的「磨合」，不見更多融和，反見更多牴觸。相信兩個人婚後的長期互相適應，也如一國兩制般的不易。

從籌辦到舉行一次婚禮，新郎新娘都幾乎耗盡精力。有新人在精疲力盡之餘對我說，太辛苦了，這樣的事，一生搞一次就夠了。說不定這種「嚇阻」，才是「一生只一次」的底因。

五百特權家庭

內地網站流傳一個帖文，說是在中國住了二十年退休回美的一個美國人的談話。許多網站說此人是「美國駐中國辦事處處長」，但哪有一個不帶任何公司、商號、集團名銜的「美國駐中國辦事處」呢？照我想，很可能是內地人假借外國人的名堂而實是自己杜撰的文章。不過，即使是杜撰，也極有意思。

中國的問題，看起來很複雜，不過帖文卻說，其實很簡單，就是大約五百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五百個家庭，加上他們的兒孫、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構成了約五千人的核心體系，他們之間還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聯姻關係。

中國社會還不能組成真正的利益集團，所以在一盤散沙中能夠抱成團的，就是這個以五百特權家庭為核心的圈子。只要留心觀察，就會發現凡是重要機構的掌門人，都是這個圈子或被這個圈子所包圍的，比如組織

部、財政金融、證券銀行、能源電力、電訊、媒體、警察、公安、情報系統等等。

並非所有現任高官都屬於這個集團，不屬這個集團的高官，即使有特權也會受到抑制。只有這五百個家庭是「不勞而穫的特權者」，其他人都靠自己勞動吃飯。中國若有改變，這五百家庭擴散而成的五千人核心體系會倒霉，其他人總體不會有甚麼影響。

帖文說，十幾億中國人民都是這個小集團的人質，他們編造了中國若實行民主人權，中國就要亂的謊言。他們的根本目的就是維持現狀，既不左，也不右，既不前進也不後退。現在這樣恰到好處。

有了這理解，在中國要辦個甚麼事，甚麼是阻力甚麼是助力，都與這集團有關。要解讀當權者的表面文章，都也易如反掌。

春　聯

每到農曆年，就想起王安石的《元日》詩：「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户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這種把桃木板釘在大門兩側並貼上門神、寫上春聯的傳統，至少在宋代已經盛行。

最流行的春聯是：「爆竹一聲除舊歲；桃符萬户慶新春。」好的春聯有：「財如曉日騰雲起；利似春潮帶雨來。」「爆竹二三聲人間是歲；梅花四五點天下皆春。」

對聯要講對仗，講詞性，講平仄，但現代人懂得這一套的不多。於是，許多不成對的所謂「春聯」也濫竽充數。零四年陳水扁就撰了「家家過好年，安定賺大錢」來當作春聯賀歲，成一時笑柄。

我看過最好的春聯，是抗戰期間桂林的一副。當時湘桂大撤退，桂林街頭有許多外地的難民。難民流離失

所，但當地人卻熱心收容。於是春節期間就出現了一副對聯：

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

這副對聯相當感人，也流露了「舊中國」年代的人情味。這種人情味到了「新中國」，就被階級鬥爭給沖刷殆盡了。

另一副好春聯是軍閥時代出現的。當時一軍閥娶了兩姊妹，他先娶妹妹，再娶姊姊，於是有人在過舊曆年時送上一副春聯：

剛過新新年，又過舊新年，新新年舊，舊新年新；
已娶小小姐，再娶大小姐，小小姐大，大小姐小。

真是謔而虐，妙極！

戇居居，又過一年

對聯，在中國文化中是一種別出心裁的有趣的文學形式。曾任深圳市長青老齡大學校長的鄭鑑樞先生，著有《楹聯文學概論》一書，對楹聯的源起、歷史、分類、格律等詳細論列，並介紹他所收集的對聯。

其中有摘唐代劉希夷詩句的春聯：「**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這聯語採用同字交叉對法，而道出的人生況味則令人欷歔。「花相似」，但「人不同」，因為有些人在過去一年已經逝去，成為令人緬懷的無法重現的身影。

這本書也收集了一些以廣東方言所作的聯語，其中有趣味盎然的春聯。如：「**胡混混，全憑兩度；戇居居，又過一年。**」「兩度」是指混飯吃的兩度散手。這副春聯頗具自嘲況味。

另一對是當年香港大笪地講古寮所撰春聯：

懶理春去春來，總求米賤柴平，暫度當前環境；

可憐餐有餐無，怎得時逢運至，撇下講古生涯。

這副春聯寫於燒柴時代，距今至少有五十年了。大笪地的講古寮，已成歷史回憶。除了有人寫下這春聯，是否還有人記得起當時講古寮的景象？

另一副是一個王老五，終於在過年前娶妻，他瘦小，妻子卻是肥女，他就在春節時撰聯自嘲：「年晚煎堆，求其有個；冬前臘鴨，到底成雙。」

「年晚煎堆，人有我有」，「冬前臘鴨，一隻（肥）繫一隻（瘦）」，都是廣東俗語。

新年的黃色革命

過年前，收到大陸人士傳來的一段「新年祝願」。一直想找機會刊出，但因為黃得太勁，找不到適合刊登的地盤。現正值春節期間，酒、賭、煙都可以從寬了，來一段黃腔想來也不妨。

新年祝福分男女。祝男人們的是：「傢伙像李春一樣長／崛起像吳國一樣棒（邦）／持續像周康一樣永／堅挺像王哥一樣剛／奮勇像羅哥那樣幹／表現像賀國一樣強／搞得像王泉一樣樂／情節像菊哥一樣黃／不倒如張昌一樣立／可別像陳宇那樣的涼（良）。」

祝女人們：「傢伙像胡濤一樣的緊（錦）／屁股像吳官一樣的正／放開像德江一樣的張／收攏像溫寶一樣的夾（家）／春水像雲山一樣的流（劉）／發出像俞正一樣的聲／就別像賈慶那樣的淋（林）／也避免曾培那樣的炎／搞完像曾慶一樣的紅／證明是書記一樣的處。」

（注：周永康是公安部長，王剛是中央辦公廳主任，賀國強是中央組織部長，王樂泉是新疆黨委書記，張立昌是天津市委書記，劉雲山是中央宣傳部長，俞正聲是湖北省委書記，曾培炎是副總理。）

這段拿政治人物來開的黃腔，實在是謔而虐，非大陸人寫不出來。黃腔的出現，也說明中國的政治與色情已結合在一起。不但政治交易中滿是情色，而且上下交征利的貪腐中也不缺情色。近年東歐等國有所謂顏色革命，中國若有顏色革命，大約是黃色革命吧。

新年引錄這黃腔，有甚麼意思？有。可藉此了解中國社會，包括了解許多人在無奈中的嘲諷心態。

正讀與反讀

《蘋果日報》「夜生活」版有人寫舊日三級片的中文片名，稱道起片名者的中文造詣，其中最精彩的有《插班女學生》與《大圍三姑三圍大》。前者可解作一般意義的「插班」的「女學生」，也可解作「插」「班女學生」；後者是七個字前後對調讀都一樣。

我想起四、五十年前，《新生晚報》副刊的一個專欄，叫《歷史性文獻》，一般意義會解作「歷史性」的「文獻」，但它的真正意思則是「歷史」的「性文獻」，專欄的內容是介紹歷史上有關性的種種著作、論述。

因為有這個「歷史性文獻」的精彩欄名，故我對港府堅持用「香港永久性居民」，覺得既可笑又反感。因為可以讀作「香港永久」的「性居民」。中文用語，因為文法不嚴，故應盡可能將可有可無之字去掉。比如「打成右派」和「被打成右派」，「被」字可以去掉而不損原意的，就該去掉。「香港永久居民」與「香港永

久性居民」，「性」字完全可以去掉。不去反會生歧義。

「大圍三姑三圍大」，片名雖起得不錯，但卻不堪推敲，因為「三圍」的「中圍」並不是以「大」為好的。不過這種倒讀的句法，卻是中國文學中的一大特色。古代中國有迴文詩。如「落花閒院春衫薄，薄衫春院閒花落」，「遲日恨依依，依依恨日遲」，都是同一句用倒讀形成的句式，極有趣味。

中國對聯有倒順法，倒順法有兩種，一種是同一句正讀反讀而成為對聯的；另一種是一句中正讀反讀都一模一樣。後者如「大圍三姑三圍大」。這一句如徵下聯，可對為：「夫隨婦唱婦隨夫」，或「山藏畫意畫藏山」。前者最著名的對聯是：「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另一對是：「人過大佛寺，寺佛大過人」。

我愛鄰居鄰愛我

「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可以自成一對聯，但相傳整句是乾隆皇出的上聯，而紀曉嵐的對句就是：「人過大佛寺，寺佛大過人」。可謂絕妙。

後來也有不少試着對乾隆的上聯，好的有如下幾個：「僧遊雲隱寺，寺隱雲遊僧」；「人來交易所，所易交來人」；「人遊夜總會，會總夜遊人」；「鏡如明湖水，水湖明如鏡」；「花香滿園亭，亭園滿香花」……

這種倒順法的對聯，我最喜歡是廣東湛江市德鄰里的一副：

我愛鄰居鄰愛我，魚傍水活水傍魚。

這副對聯不止對得工整，而且把鄰里關係比作魚水情，甚具人情味。

另一副我喜愛的倒順對聯是：

斷腸人見人腸斷，流淚眼觀眼淚流。

曾經歷生離死別的人，彼此為已逝之人撫慰，這副對聯頗為貼切。

也有「部分倒順」的對聯，即整句中只部分採倒順式。其中著名的有杭州西湖四照閣西泠印社聯：「**面面有情，環水抱山，山抱水；心心相印，因人傳地，地傳人。**」

相傳宋代王安石趕考，路經馬員外家門，見貼有招親上聯：「**走馬燈，燈馬走，燈熄馬停步。**」王安石沒有試對。他到了考場，恰巧主考官出的考試下聯語是：「**飛虎旗，旗虎飛，旗捲虎藏身**」。王安石即用馬員外家門出的上聯為對。主考官稱好。其後王安石又去馬員外家，以考官所出的下聯來對馬家的上聯，馬員外大加讚賞，當即把女兒許配給他。一副對聯，促成王安石的兩大人生喜事：「**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

發揮「利是」的妙用

在澳門金沙賭場玩角子機中了七十四萬元的少女阿彤，因未滿十八歲不獲派彩。阿彤和她的父母向金沙賭場追討。

社會上對應不應該派彩給這位十六歲少女，議論紛紛，是一樁相當典型的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的講不清的事。

以前澳門賭場都要看身份證才能入場。因此那時未滿廿一歲（現降至未滿十八歲）入場的可以説是極不可能。自從開放賭權後，澳門對入場人士也不查身份證了。但各個賭場入口處都會掛一告示牌，聲明未滿十八歲不能入場。門口的警衛則負責監視，看上去真的是小孩，當然不能入場。但一般來説，只要長得成熟一點，大都能混過去。

賭場不派彩的理由，就是在入場處已掛有不准十八

歲以下人士參與賭博的告示牌，阿彤進場份屬違規，故不但贏了不獲派彩，而且還要即時逐離。

支持應派彩的理由，是違例入場與中獎派彩是兩回事。讓阿彤入場，是門口的保安走漏眼，至於中獎派彩，則是另一合約，角子機並無貼上「十八歲以下中獎無效」的告示，故應派彩。

但根據過去世界各地賭場的先例，金沙賭場這次大概會「維持原判」。只不過，很可能出於公關的考慮，向阿彤派發一封大利是，這也符合《蘋果》民調中百分之二十七點八的人士的意見。

大利是應給多少呢？若我是賭場，會給五萬至十萬元。不派彩金派利是，符合中國人社會的中庸之道，也充分發揮了「利是」的妙用。

男女失衡

統計處發表數字，香港是女多男少，與大陸的男多女少，成強烈對比。

照這種趨勢，隨着中港兩地的溝通密切，香港女性與內地男性匹配的比例必然上升。但由於兩地人口數字絕對相差太多（香港人口只及內地人口百分之五），故港女比港男多出來的人口，即使全嫁給大陸男子，也是杯水車薪。

此外，由於兩地的文化水平、學歷以及對男女地位的認知存在頗大差距，所以港女配內地男也決不會是解決兩地男女失衡的辦法。

香港的男女比例十年來有了根本變化，不包括外籍家庭女傭在內，到二零零六年，女性人口與男性比，是 1,000 比 961；而九六年則是 1,000 比 1,037 。

至於大陸，由於二十多年前開始實行一胎化，加上農村需要男性勞動力，以及社會上重男輕女的傳統，導致殺女嬰與女嬰墮胎率偏高，據統計，女性與男性的人口比例，已發展到1,000比1,170。若把這個比例乘上中國總人口的數字，男女失衡就十分驚人了。

香港女多男少，是因為社會的發展有了變化。十年前（或再前的三、四十年）內地男子偷渡或申請來港「搵食」的偏多。那時主要是單身男子來港，寄錢回鄉下養妻小。這十年來，大陸經濟發展，來港找工作的男子已不是那麼明顯比女子多了。相反，內地新娘來港定居的人數則不斷增加。

此外，香港已發展成一個現代社會，不再重男輕女，甚或有重女輕男之趨勢。有一名言說：「生仔等於跟人家養老公。」所以，社會雖不反對生男，但更傾向生女。

兩性供求關係

一個社會男多女少或是女多男少，實在對社會三大關係之一的「兩性關係」影響至大。過去許多人說香港女孩子「高竇」，而台灣女孩子就「騷」，這其實跟香港男多女少與台灣女多男少有關。兩性關係也是市場的供求關係。當求過於供時，供的一方自然可以擺擺架子，高價求售；而當供過於求時，供的一方自然要低聲下氣，或噴點香水，發點騷勁來吸引求者也。

這是不是把性關係當作貨物？是不是帶點侮辱成份？見仁見智啦。不過，想我年輕的時候，在街上見到一個女孩子摔倒，還真的不敢上去扶一把，因為深怕被指為「博懵」。

記得有一年在美國短期居住，在電梯遇到一個美少女，我稱讚她「你好漂亮」，她高高興興笑着對我說「謝謝」。但在香港，我從不敢在電梯裏對一個女孩子說「你好漂亮」，以免被「掘」一眼回報。

隨着香港朝着女多男少方向發展的趨勢，女性「高竇」已漸漸有點改變了。現在大概對一個女孩説「你好漂亮」，已不大會被認為是想「媾」她，或想佔她便宜，除非你態度輕佻或惡形惡相。由於女性教育水平上升，以及西方兩性文化的影響，比男性多的香港女性還未至於動不動向男性「放電」，但「放電」也會漸漸形成趨勢。

反觀大陸，由於傳統男尊女卑的思想仍未打破，所以少於男性的女性也尚未敢於「高竇」起來，但「吊起來賣」之風，恐怕也快要形成了。

男女地位的改變，自然除了供求關係的影響之外，還有教育的普及、現代家庭觀念的形成、避孕藥的發明，全球社會意識的流動等等多種因素。不過，供求是一個重要因素，不信且看日後的發展可也。

珀麗灣也惹塵污？

早前有的士團體抗議，要求政府容許的士到珀麗灣載客。有人認為這件事可能幕後有黑手發功。因為一旦讓的士入珀麗灣，那裏的樓價肯定飆升，只是不知幕後「發功」的是小業主還是大業主。

這是一樁頗為奇怪的事。因為珀麗灣是馬灣邊緣的小島，地產發展商強調這裏重環保，實行二十四小時交通管制，的士、小巴不准駛入，住客只可以坐屋苑的環保巴士和渡輪。雖然交通不太方便，但這裏被説成是世外桃源，四面環水，空氣清新，島上不乏花草樹木。在這裏住的人，都是要享受這種乾淨、清新、與世隔絕的感覺。現在不管是大業主還是小業主，忽然慫恿的士團體發難，莫非標榜或嚮往世外桃源的業主們，要放棄這種幽靜、清新的感覺麼？

世外桃源，從來都是人們嚮往的，尤其是住在繁囂、吵鬧、空氣污濁的城市中的人。每當我們去到一個

環境優美、花木叢生、清新開闊的地方，大都會想留在那裏享受大自然。但真要在那樣的地方住下來，卻未必讓許多人喜愛。因為藍天、白雲、大海、花木儘管可觀，看多了也很平常。而且景物畢竟不是「人」，而人是喜歡在人群聚居的地方生活的。

簡單地說，人的生活需要人氣，需要熱鬧，需要有事情發生，需要活動。即使足不出門，也至少要感覺到周圍有人在動，有事情在發生。最重要的，是下樓可以飲茶，可以去茶餐廳，即使不去看電影，也要知道有電影在放。而且，最好不要在心理上覺得離鬧市太遠。

要不然，為甚麼住郊野的人都要往鬧市遷移呢？

城鄉選擇口不對心

中外古今，有無數歌頌田園、鄉居之樂的文學作品，卻極少見到讚美城市生活的。自陶淵明的《歸園田居》以來，就帶給處於繁囂生活中的營營役役的城市中人，一種「悠然見南山」的嚮往。外國文學自然也不乏這樣詩篇與散文。

既如此，移居鄉下的人應該越來越多才是，何以城市人口在全世界都不斷膨脹呢？在中國大陸，幾十年來提起上山下鄉，不僅不會使人喜悅，反而帶給當年的城市人無比的哀愁。

其實，除了中國大陸之外，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寫文章、講感受、著書，大都讚美鄉村，但真的居住下來，則多數人會選擇城市。當然，即使住城市，也會有不少人選擇較近郊區的稍為僻靜之處，但必須是靠近鬧市或至少可以很方便地去鬧市的地方，才是人們的選擇。

在城鄉的選擇上，許多人都是口不對心的。

只有日本知名女作家曾野綾子，願意坦率地寫出她的感受。幾年前她寫過一本書，書名叫《都市裏的幸福》。這本書講了許多她喜歡住在大都市的理由。她說在大都市可以到處看畫，終日遊走博物館、美術館或畫廊之間。如果財力許可，每月可看一兩次舞台演出，可以常常逛百貨公司，與朋友吃吃飯、喝喝茶、聊聊天，也可以看看人生百態，了解民生。這些事情為甚麼居住在鄉間就不能做呢？因為如果沒有都市的強大消費戶，絕對無法維持這些文化生活，包括大公司和人文藝術。

她說的當然是東京這樣的大城市。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也擁有可以享受這一類文化生活的「幸福」。

都市人的「冷漠」

都市裏的人住得很密集，但人與人之間卻很冷漠，鄰里之間見面頂多點點頭，叫一句「早晨」，是極少往來的。這常被負面地形容為都市「人情薄過紙」。

不過曾野綾子卻不是這麼看。她認為正因為密集，所以才會使人與人之間要保持距離。都市人都懂得尊重別人，不干擾別人，保有完整的自我，在密集的居住環境中，人人都有自己的私隱。她說：「**都市人始終知道沒有人有權利干涉別人，在不觸犯法律的情況下，每個人都有絕對的自由，任何想法都有存在的價值，但若將想法付諸行動，也必須承擔所有的後果。**」

相反，鄉村的人雖住得分散，卻往來密切，哪一家出了甚麼事，流言蜚語，立刻會在全村流播，反而沒有個人私隱。

都市中的高樓大廈，常被形容為予人以壓迫感，使

人生活在鋼筋水泥的森林裏。這麼説的人，顯然認為這種「森林」比不上自然界的參天大樹的森林。不過，你真的想在曠野森林中居住嗎？曾野綾子説她愛上都市的高樓大廈，因為「高度有種不可思議的力量，讓人變得謙虛，體會到自己渺小有如滄海一粟。都市的高樓是讓人跳脱思想框架，發現自己的好所在。」夜間看到幢幢高樓每一個窗戶的燈光，難道你不會有這種感覺嗎？

都市也是學習的天堂。要讀書，一定要在都市，要終身學習，也只有都市有這種條件與環境。

曾野綾子也從女性的角度，看到都市中的女性地位，遠比鄉村更受尊重。都市人宴客多選擇酒樓餐廳，但鄉村卻忙壞了女主人。

內地豬年禁豬

零七豬年有朋友從北京來，看到香港電視台不斷以豬的形象賀年，就提到中央電視台禁止在節目和廣告中出現「豬」有關的形象和用語，原因是避免引起在內地兩千萬回教徒的不滿，有礙貫徹胡錦濤的「和諧社會」政策。

據稱有百分之九十四收視率的除夕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簡稱「春晚」），整晚都沒有以「豬年」為主題的節目，主持人也沒有説「豬年」賀詞，甚至連廣告中都沒有出現用「豬」作宣傳吉祥物的畫面。美國雀巢公司不得不變換原先準備用「豬」作圖像的廣告設計。

策劃春晚的總導演金越大年初一在媒體聊天室説，春晚不能體現生肖圖像（他避免提到「豬」字）並不是失誤，因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很多民族在他們的習俗裏有些禁忌，過節的時候大家都要快樂，都要照顧到。

但是，美國、加拿大以至世界上許多國家也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為甚麼這些國家就沒有這種禁忌呢？香港也有許多回教徒，為甚麼電視上還是豬豬連聲呢？

而且，過節的時候當然大家都要快樂，怎麼知道回教徒因為看到其他非回教的節慶習俗會不快樂呢？何況，明明是豬年，沒有看到與豬有關的節目，又會不會影響非回教徒的快樂呢？

中國為甚麼豬年禁豬？答案是：其他社會雖也是多民族、多信仰的社會，但政治也是多元的，所以百無禁忌。但中國的政治則是單元的，所以才這也禁忌那也禁忌，想要「和諧」反而變得人人都心情不舒暢，無法和諧。

和諧之路越走越窄

據大陸朋友説，上一次的豬年中央電視台的春節晚會還出現過一些有關豬年的圖案，而零七豬年為了建構「和諧」卻全面禁豬。上次的豬年未聞大陸的回教人士有任何不滿，零七這一年倒是使內地不少觀眾感到失望。

據聞中央還為了「和諧」而打算在十二生肖中取消「豬」作為生肖。那就因「和諧」而把中國（實際上生肖已廣及世界多處地方）的傳統文化、習俗搞亂了。至少，這陣子，內地網頁就出現了許多「挺豬」的帖文。

為甚麼會認為播「豬」就影響「和諧」呢？這其實是基於一黨專政之下的家長制心理。由於是中央電視台，自認是反映中央高層領導意見的，也是中央政策的體現，因此播了「豬」的形象，自以為在邏輯上就反映了中央是「挺豬」的，也就等於是「反回教」的。為了「和諧」，只好禁豬。

這是單元政治的邏輯。倘若是多元政治，那麼即使是公營電視台，如英國BBC，日本NHK，對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文化，都是百無禁忌地照樣播放的，遑論多元政治的國家還有許多私營的媒體，更是可以反映多元文化了。

多元社會的任何媒體，所表現的文化，都不能說是代表官方的意向，除了官方正式發表的言論。世上許多大城市，都有少數民族的電視台，各播各的，均相安無事，也未見影響社會和諧。然而在中國，為了和諧，卻是禁忌多多。有時為了內部和諧而有所禁忌，有時為了與國際社會和諧也有所禁忌，因為任何媒體都是「國家」的，都體現黨中央的政策。文化和諧之路，也就越走越窄了。

跑吧，馬拉松

零七渣打馬拉松，據稱參加的人數破了歷年紀錄。香港人並沒有被前一年發生的不幸所嚇倒(零六年有二人暈倒，一人不治)。許多人之所以參加，並不是為了要拿頭幾名，而是想要挑戰自己的體能。有了零六年的不幸，相信這一年參賽者會在賽前做好種種準備。通常，有備就無患，許多挑戰體能、挑戰難度的活動，都能成功完成，就是因為挑戰者對有關活動的重視，事前做了充分準備。

最近的一項挑戰體能的事，就是早前，包括台灣三十歲馬拉松好手林義傑在內的三個人，組成冒險隊，從零六年十一月二日開始，從非洲西部塞內加爾出發，橫過撒哈拉沙漠，跑了一百一十一天，終於在零七年二月二十日抵達終點——埃及紅海旁。跨越大沙漠，早晚氣溫相差四十度，每天跑十二小時，最後腳上長滿水泡，傷痕纍纍，但終於創出奇迹。

人的體能是一件相當奇妙的事。最近這一個月，我的兩位五十多歲的親友，一直以來身體都好端端的，卻突然之間猝逝，使我極感突然與茫然。

然而，在報上卻看到一則消息，台灣嘉義一位百歲人瑞，從自家的四樓墜下，掉到一樓，經消防局送院，卻發現老人除了驚嚇之外，竟毫髮無傷。另不久前報載，德國有一女滑翔傘好手，在澳洲進行滑翔訓練時，被捲入風暴中，急升到三萬呎高空，忍受零下五十度低溫煎熬，還要應付雷電和蜜瓜般大的冰雹來襲，居然大難不死。

香港馬拉松，小意思啦。只要做好準備，就跑吧。

元　宵

農曆正月十五，是元宵節，也稱為上元節。舊時過春節的各種慶典拖得很長，到元宵節才告一段落。

元宵節亦叫燈節，這一天，過去家家點起各種各樣的燈，點爆竹，放煙火。有關元宵節的來歷，大都指是人間觸怒天帝，天帝要讓天兵到人間放火，把人類通通燒死，天帝的女兒心地善良，冒死把這消息告訴人間，於是人們就想了一個辦法，在正月十五那天點燈，放煙火，以一片火光讓天帝以為人間已在燃燒，故不必讓天兵去放火了。從此以後，人間就以點燈來紀念這日子。

元宵節也是古代中國的情人節。過去男女授受不親，但到了元宵卻可以破戒，在燈火中男女可以在街頭邂逅，私下交談，常可達旦。

盛唐詩人蘇味道曾寫有《正月十五夜》一詩，被喻為對元宵節的最佳描述：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
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
游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不過，最膾炙人口的元宵詩，就是辛棄疾的詞《青玉案（元夕）》：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最後那一句，被王國維稱之為「古今成大學問者」，三大境界的最後一境。其實，任何事業的成就，都往往會經歷「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境界。

虎口斂財

昆明圓通山動物園發生了老虎咬死六歲女童的慘劇。

如果這是老虎闖出圍欄，或女童不小心走近圍欄，那可以說是一次意外。但原來是在動物園安排的老虎與遊客合影的活動中出的事。

動物園的野獸表演場，大約自認為猛獸都已馴服，於是安排遊客走進圍欄與老虎合影，並有告示牌寫明：「**一分鐘快照，每張十五元，自帶相機，每張五元**」。動物園以此在虎口圖利。相信這是全世界供人遊樂的動物園中所從未有過的。

老虎自然是被馴獸師馴服過的，但牠畢竟是老虎。馴獸師走進獸籠，讓老虎表演，馴獸師本人也是經過訓練，會掌握獸性。但遊客是沒有經過訓練的，於是一個六歲女童在與老虎合影時，老虎突發獸性張開血盆大

口，把女童的腦袋咬進虎口，馴獸師去拯救時，女童已被咬一分鐘之久，等老虎鬆開口，女童也沒命了。

讓人感到痛心的，是這樣的事並非意外，而是一種在虎口中撈錢的生意所導致的悲劇。

再也沒有甚麼事例，比這種虎口生意，更能說明中國大陸社會已扭曲到如何殘酷的地步了。在市場開放中，連動物園這種世界上許多城市都視為公眾康樂文化設施的場所，都成為「生財工具」，而且是不擇手段，玩忽人命地犯險斂財，豈能不讓人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開眼界呢？

「虎口斂財」是有象徵意義的。它象徵社會上許多人如何為撈錢而狂性大發，它象徵着人們的貪婪、狠毒、冒險的心態，它也說明了：為甚麼內地社會有這麼多千奇百怪的謀財害命兇案。

動物園誘發邪惡

昆明圓通山動物園被認為已經馴服的老虎，何以會突發獸性咬死女童呢？據報道牠是因為受到拍照的閃光燈所驚嚇，才會激發狂性的。跟老虎拍照這種撈錢的活動，實際上已離開了動物園讓遊人觀賞的範圍，是一種以動物為玩物的活動了。

以動物供人玩弄來牟利的行徑，在內地已蔚然成風。零六年初《新華網》曾圖文並茂報道，廣州動物園讓遊客玩弄小老虎，包括可舉起小老虎往地上摔，以此取樂謀利。

這種虐玩動物的活動，也助長了大陸遊客在遊動物園時的種種不規矩行為。常見遊客向動物投擲石頭、泥土、塑膠瓶，或投擲動物不該吃的食物。

零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武漢動物園有兩頭非洲大象，多次被圍欄外扔來的石塊擊中，其中一頭象向人群發出

吼叫，大概是表示不要再丟了，可是遊人不為所動，繼續扔石如故。終於，其中一頭大象從地上捲起一塊拳頭大的石塊，朝人群扔去，石頭正中一名抱在父親懷裏的小女孩頭部，女孩頓時血流滿面，人群嚇得四處逃竄。

內地動物園一方面張貼告示，要遊人善待動物，另方面又通過讓遊客摔小老虎、與老虎拍照等把戲賺錢，等於助長人們對動物的虐玩。

到動物園觀賞，本來可從動物的本性中，誘發人性中的善良與純真一面。然而，內地動物園卻是在誘發人性中的邪惡一面。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孩子，他們在社會上會以怎樣的態度與人處事呢？實在不能不讓人為中國的未來擔心。

李外長的道德觀

北京召開兩會，據中國通訊社報道，外長李肇星第一天甫進人民大會堂，受到中外記者包圍，令他無法前行。這時李外長突然笑喊一聲：「誰美元掉地上！」想以此轉移視線，向前突圍。但在場記者不為所動，其中一個女記者說：「他們不會撿。」

這是兩會場外的小插曲，但因小見大，我們也可從這「小」中看到大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的道德面貌。

作為外長，本應發言謹慎，豈可故意地、隨便地騙人？但今天的中國外長，已非周恩來、陳毅、章漢夫、喬冠華時代可比，隨便說一句明知騙人的話，也不覺有甚麼不妥。也許他已習慣言不由衷了。

騙人話拿「美元掉地上」來求突圍，可以想見李外長認定記者對於撿地上的錢，比採訪他更重要。也就是

說，金錢重於職業甚至重於專業。他或是小看了記者，或是小看了自己，又或是以金錢價值觀去衡量一切。他認定財可通神，既然美元可以買通非洲國家政要，那麼記者們聽到地上有錢，也自然是會覺得撿錢比正在進行的工作更重要了。

他說的「掉在地上」的不僅是「錢」，且不是人民幣，而是「美元」，由此可知美元在他心目中地位之崇高。

然而，儘管在中國，財可通神，對境外記者(外國的也包括台港的)來說，金錢不能使人放棄職業操守，更何況掉在地上的錢即使撿起來也不是自己的，需要還給物主。在中國大陸可就不一樣，誰撿到就是誰的。

這是李外長的道德觀與一名普通境外記者的差別。

德國人的自省勇氣

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德國《竊聽者》，真是一部好電影。

之前我看過西班牙的《浮花》，對電影所表現的女性的細膩感情，印象極深，覺得零七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非《浮花》莫屬，及至看了《竊聽者》，覺得後者才更應該獲獎。果然如此。

一個偉大民族，必須有勇氣反省自己的過去。在這方面，德國作出了最佳榜樣。德國人並不迴避歷史，對二戰有深刻的反省。但當全世界都在肆意醜化希特勒聲中，德國人拍出《希特勒的最後十二夜》，勇敢地還希特勒一個本來面目。

《竊聽者》揭露東德共產黨治下對人民的恐怖的監控制度。若認為這已屬過去的事，在今天的政治局勢與政治氣氛之下，自然可以肆無忌憚地對過去共黨統治予

以批判，那就錯了。事實上，東德的民主轉型，與其他東歐共黨國家不一樣。其他國家的民主轉型都發生在一個國家之內，但東德的轉型卻發生在被西德合併統一之後。轉型固然有內在的要求，但主要是外加的轉變。當時西德高爾政府為了確保統一過程順利，不願太過強調對東德政府尤其是各級官員的正義懲處。而對東德各級官員來說，被合併已顯示東德敗亡，他們拒絕再上法庭，接受以人權為本的法律審判。正是這種東西德都默許的不作深究的情勢下，德國才得以順利統一。

一般德國人民，在統一前提下也不願再提過去的事。民調中有 56% 的德國人不願追究前東德政府的惡行。但過去的陰影既然存在，文化人更是揮之不去，才終於拍出《竊聽者》這部電影。

人性曙光照亮黑暗

《竊聽者》不能在中國內地放映，但民間盜版的DVD則廣泛流傳。據説，零七年春節期間內地知識界在拜年時不説「恭喜發財，身體健康」，而改口説「你看了《竊聽風暴》(台灣譯名，盜版應為台灣版）嗎？」一些內地人春節來港還特意去看這部片。

內地常發表異見的成都大學講師王怡説：「我幾乎愛上這部電影，一再為主角唏嘘，也忍不住推薦給我認識的每一位異議分子。」

有報道稱，這部在大陸地下流傳的電影，引起中國民間結合現實地廣泛議論，民眾在感同身受之餘，也形成了一股私下議論的風暴。許多人表示，從影片中，可以看到今天中國的影子。

《竊聽者》最讓我感動的，是主角秘密警察韋斯勒上尉，他本是擔任竊聽任務的國家情報局斯塔西

（Stasi）的工具。但這工具畢竟也是人，有人性的一面。在人性曙光的照耀下，他冒險地向上級隱瞞他所監控的人物的言行。他的良心與他作為工具的任務之間的掙扎，讓我們看到人性曙色足以讓人衝破作為工具的黑暗處境。

曾有人說過，為甚麼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會帶領蘇聯走改革之路呢？因為戈氏原來是蘇聯國安局KGB的頭子。他能看到許多國外的資訊，也從他所監控的人物中，看到這種監控制度的罪惡。

飾演韋斯勒的是出身於東德的烏列繆希（Ulrich Mühe）。據說在真實生活中，他的前妻六年來曾不斷向斯塔西匯報繆希的行蹤。他對人們被迫出賣至親好友，實在有深刻感受。

人是老虎的獵物

有內地網民說，如果說《舒特拉的名單》是德國人對自我良心的救贖，《竊聽者》就是德國人對自我靈魂的救贖，「值得中國人反思」。

怎樣區分「良心的救贖」和「靈魂的救贖」？我不知道。但德國文化人受良心的煎熬，終於突破免提過去的「政治正確」，大膽碰觸過去的黑暗，而且由東德人去演繹，確實是一種救贖。

東德的國家情報局「斯塔西」，過去被譽為「黨的劍與盾」，它對人的逼供不靠酷刑，而靠心理壓力。這一點在《竊聽者》中表露無遺，讓觀眾有貼身感受。

片中，女主角斯蘭，在斯塔西的逼迫下同意當線民，出賣自己深愛的同居男友、劇作家戴文。在自由開放社會生活的人，也許不能理解為甚麼人會如此軟弱？但斯塔西用的手段，不僅是疲勞審訊、單獨禁閉，還有

許多心理施壓的技巧，包括對一個人畢生前程的威脅，包括從她的廚房偷幾隻小碟子，讓她懷疑自己的神智是否正常。

面對絕對權力的整個體制，人們的恐懼與心理弱點，就像被老虎玩弄於指爪間的獵物。一位曾身歷其境的前異議分子說：「剛開始你會想，我絕對不會告訴他們任何事。但到最後，你會告訴他們任何他們想知道的事。」

在集權體制下，政治權力高於一切，所有人都是國家的工具。藝術家、作家的演出與出版的機會都掌握在黨的手中。戴文說，我們不需要他們。他的女友斯蘭說：怎麼不需要？你我的一切都是靠這個體制。

因此，自由經濟是對黨控制一切的最重要的突破。人在掌握了自己生存權利之後，才能挺起腰杆做人。

五十美人補

《蘋果》副刊在（零七年）三八婦女節當天，刊出「嚴選50影壇美人」，確是好主意。只是沒有找我去參加遴選，不僅讓我覺得沒面子，而且也讓我忍不住對「五十美」的滄海遺珠有所挑剔。畢竟我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影迷，較少人知道的是我在六十年代連續兩年編過《香港影星年鑑》，算是有點資格對老一輩的「美人」評頭品足的，不讓我選太不夠意思啦。

不過，「五十美」大部分都實至名歸，只是漏掉的一些卻不可原諒。

最大的遺珠是誰？李麗華是也。五、六十年代，她紅遍半邊天，凡她主演的電影，就是賣座保證。講樣貌、身材、氣質、演技，那年代，若她不算美人，誰還敢稱美人。所以，這是漏不得的。

第二個遺珠是白楊。一部《一江春水向東流》，就

贏盡了從大陸到香港的所有觀眾的愛憐。我說「所有」，毫不誇張。那時沒有人不這麼說。

第三、第四名遺珠，是黃宗英和秦怡。黃宗英在《麗人行》中的瀟灑，秦怡在《哀樂中年》中的樸實無華，二人不艷而美，讓我幾十年後仍神馳不已。

第五個遺珠是當年長城的二公主石慧，也就是現在香港名人傅明憲的母親。若認為傅明憲算美人的話，那麼她還及不上當年的媽媽。石慧不但漂亮，而且神態聰穎慧黠。她是我中學時代的夢中情人。

記得起來的遺珠還有何琍琍、鍾情、江雪、林鳳和白露明；以及長城的三公主陳思思，鳳凰的陳娟娟、朱虹。她們雖不比前五人那麼突出，但也是大美人。她們都有讓人難忘的電影佳作。如果連一些以演技勝的不那麼美的「美人」都選上了，又豈可把她們漏掉呢？

內地美人更不該漏的還有王丹鳳。更早的就是阮玲玉、王人美、陳雲裳、周曼華，都很美呀。

海倫美蘭要演卡米拉

《英女皇》中，飾演伊莉莎伯二世的海倫美蘭不僅與女皇神似，而且那種含蓄、內蘊而帶有感情張力的演技，更是令人嘆為觀止。她獲零七年奧斯卡影后，乃實至名歸。

海倫美蘭下一個想演繹的對象是誰？據外電報道，她在奧斯卡慶功宴上向電影界人士透露，自己很欣賞王儲查理斯的現任太太卡米拉，佩服她為愛情堅持的勇氣，不喜歡部分英國人對她的敵意和抨擊，因此，她很希望能有機會演卡米拉，為她「平反」。

她的這段話正合我意。多年前，當世人都為戴安娜的美貌傾倒，都為查理斯捨美人而戀醜婦感到不可思議，都為戴妃的紅顏薄命興嘆的時候，我就常常想：為甚麼沒有人同情查理斯和卡米拉的愛情呢？

查理斯與卡米拉一九七二年邂逅，很快進入熱戀。

只因皇室嫌卡米拉年歲比查理斯大，不同意這婚事。但他們幾年後又再約會，直至查理斯和卡米拉分別結婚，他們還有往來。一九九五年，卡米拉離婚了，九六年查理斯也離婚了。

世界上許多人都罵查理斯真傻！傳媒給老醜的卡米拉奉上「羅特維爾狗」的綽號。貴為王儲，查理斯應有不少美女願意投懷送抱。戴妃婚後的私生活也多姿多采。但查理斯只是一條心，獨愛他的「羅特維爾狗」。而卡米拉也不畏英國皇室的蔑視，不畏傳媒與公眾的挖苦，一心追尋這段絕非「童話式」的愛情。

我想，這段最讓世人不能接受的愛情，其實最是超凡脫俗。這對老情人的逾三十年之久的愛，是基於甚麼基礎？是一種怎樣的相互瞭解並相處融洽的關係？為甚麼高貴美麗的戴安娜也不能讓查理斯永遠傾心？毫無疑問，查理斯與卡米拉的深厚情愛，決非嚮往王子美人的世俗觀念所能瞭解。

海倫美蘭若演卡米拉，會是演英女皇之後一次更大的挑戰，我等着欣賞。

潁州的孩子

（零七年）奧斯卡頒獎禮上，最應該讓香港人驕傲的，不是由香港電影《無間道》改編的《無間道風雲》獲大獎，而是由香港女導演楊紫燁拍攝的《潁州的孩子》獲「最佳紀錄短片獎」。

楊紫燁用中文致謝，她說：「感謝所有的抗愛滋英雄，還有所有支持我們的人。」她用普通話講這句話，不是因為她不懂英文，她在美國獲碩士學位，當然不會不懂英文。她選擇用不流利的普通話致謝，是希望內地的人可以聽到，可以引起共鳴。

在這之前，我們沒有聽過楊紫燁（Ruby Yang）的名字。事實上她曾擔任女導演陳沖的《天浴》的剪接師。《潁州的孩子》零六年六月已獲美國Silverdocs紀錄電影節的最佳紀錄片獎。

三十九分鐘的《潁州的孩子》，是楊紫燁零六年在

安徽省阜陽市潁州地區，拍攝因賣血而感染愛滋病的村民，病逝後遺下孤兒的真實生活。片中一個小男孩叫高俊，他父母因賣血感染愛滋病而死，他也有愛滋病，卻無人照顧，又遭到其他孩子歧視排斥，獨個兒過着動物般的生活，從不說話。他叔叔因怕受到歧視，不願收養他。最後在當地機構幫助下，去了一個寄養家庭。他的養父母也帶有愛滋病毒，對他悉心照顧，高俊性格由沉默變為活潑。可是一年後，高俊的愛滋病又病發，因藥費昂貴，養父母無力負擔，當地機構唯有安排高俊到另一家庭居住。

拍攝《潁州》一片，需要很大的勇氣、毅力和愛心。過程中，她不斷受到地方政府和血頭集團騷擾。楊紫燁希望這部片能在中國內地上映，無論是作為公益電影或藝術電影都好。她的願望能實現嗎？

粗　口

無線在廣管局的壓力下轉軚，原本足本播放的《秋天的童話》，於凌晨播放時，刪去了兩句粗口。《秋天的童話》導演張婉婷對此表示感到混亂，她希望廣管局認真檢討粗口的定義，以及禁播粗口的守則有否與時並進。

在我看來，非但不是與時並進，而且比之過去、比之泛道德的中國大陸，還有不如。

記得我十三、四歲時，看過中國大陸的一部電影《我這一輩子》。電影大約是建國前開拍，但卻在建國後完成，並在內地各大城市放映。香港也放映了。

這部片由名演員石揮主演，是老舍的原著。主角是一個從軍國時代一直當警察、做到抗戰後國共內戰時期的人物。他一生維持社會秩序，想不到無緣無故地被指為同情向國民黨政權示威的學生，而被投入監牢。在監

牢裏，一生安份守己、善良執法的老警察，氣得大罵「我操你媽的祖奶奶」。這句話夠粗了。電影可不是限制級，所以十三、四歲的我也進場了。看了以後這個場面一直徘徊我的腦際，太震撼了。但我不是要學講這句粗話，而是感受到這粗話表現老巡警的爆炸性的憤怒。

中共治下的大陸沒有禁這句話，也沒有限制不准兒童去看。事實上在大陸拍的許多電影、電視劇中，都常出現「他媽的」作為某些粗線條人物的助語詞。「他媽的」與《秋天的童話》中的「你老母」，意思及表達不是完全一樣嗎？

在單一的文化產品中，是不能對某種現象、某種意見作左右對稱、不偏不倚、四平八穩的表述的。若認為講了同性戀者的意見就是鼓吹同性戀，有了幾句粗話就是鼓勵孩子們講粗話，那就把受眾看得太單純，也把複雜的社會太簡化了。難道我十三、四歲看了《我這一輩子》，從此以後這輩子也就粗話滿嘴了嗎？廣管局諸公的思維，實在太可笑。

真正的脆弱危險

有人認為，即使電影中有一兩句粗口，對少年兒童未必有害，但沒有豈不更好？又或者不讓子女看到講同性戀的電視專題製作，不是更好？

美國圖書協會每隔兩年就舉辦一次「禁書週」活動。活動中列舉曾遭人要求禁讀之書，提出所謂「禁書單」。「禁書週」標舉的宗旨是「發展自我，向禁書敞開心胸」。「禁書週」鼓勵人們讀禁書，鼓勵大家向學校的圖書館送禁書，因為主辦者認為讀禁書不但無害，而且有益。

舉辦「禁書週」的精神在於：真正的脆弱與危險不在於閱讀異類書籍、異端書籍，而在於不讀禁書，只閱讀某類被認為正面的書。

讀禁書有甚麼好處？它可以激發公開而誠實的討論，了解並辯論人生議題，學習在千變萬化的社會處

世，鼓勵創意，認識與察覺文化差異等等。讀禁書不僅極為正面，而且有必要。因為如果我們對一些話題，比如性或同性戀的話題，缺乏誠實而公開的討論，沒有真正的了解認識，卻私底下講個不停，又或者我們對人生、對變動的社會只有近乎天真的了解，在這樣「純淨」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怎樣應付變化多端的社會？

早幾年，在美國「禁書週」中，提到當時被最多人要求禁讀的書，竟是《哈利波特》系列小說，質疑者指摘這系列小說是巫術手冊，不符合基督教對自然現象的解釋，對兒童有不良的影響。

這世界真是甚麼人都有，許多人都會打扮成道德家，為少年兒童揀這樣，禁那樣。這是真正的脆弱與危險。廣管局中人，就是這類危險人物。

Job 與 Career

看「都市博客」，有認為香港是 Job 與 Career 不分的地方。這裏只有 Job，沒有 Career。並說，按中文分類 Job 與 Career 都可以譯作「工作」，可是在英語世界，兩者相差十萬幾千里。

文章切入點極好。但實際上，在中文世界， Job 與 Career 仍是有分別的。 Job 不錯是指「工作」， Career 則是指「職業」或「事業」。倘若以韋伯關於從政人士的標準，也有人譯為「以政治為志業」。因此， Career 除了可譯作「職業」、「事業」之外，還可以取更高層次，譯作「志業」。而中文也有「志業」的說法。講到從政，似不應只把它當一份「工」，而應把它當成畢生「志業」。

「工作」與「職業」、「事業」或「志業」的分別何在？「工作」是一份一份的。你今天在這個傳媒打工，明天在那個傳媒打工，那是不同的工，即不同的

Job。但職業並沒有因你轉工而改變，你仍是新聞工作者，那是你的職業、事業或志業。如果你轉換跑道，改為從事公關工作，或在大學教新聞學，那還可以說與原來的職業沾點邊。倘若你根本就跑去做生意，那就是換了職業，轉了行，不僅是不同的 Job ，而且是不同的 Career 了。

曾特首的競選口號是 I'll get the job done ，中譯「我會做好呢份工」，表明他把特首視為「東家不打打西家」的一份工，是五年合約。以前的東家是「倫敦」，今天西家是「北京」。總之，只要誰是老闆，就聽誰的。只有把從政作為志業的人，才會把他所服務的對象（香港市民），當作老闆。

「都市博客」說得好，Job是一夜情；Career是結婚，是一生一世，不論疾病貧窮都在一起。

黃笑話的寓意

網上看到兩個黃笑話，寓意深長。

故事一：有個神父開車在路上見到個修女，於是停車載她一程。她進車後便蹺起腳來，可愛的美腿從長袍中露出。神父看了一眼，差點把持不住軚盤。在控制車子後，他偷偷將他的手往美腿移動。

修女看了看他便說：神父，記得聖詩129嗎？神父臉紅連忙道歉，他移開了手，但視線仍離不開她的美腿。車子轉了幾個彎之後，他又忍不住將手再滑向美腿。修女又說：神父，記得聖詩129嗎？神父又再道歉：對不起，姊妹，肉體是軟弱的。到達修道院後，修女下車給了神父寓意深長的一眼。

神父回到教堂，急忙找出《聖經》，看聖詩129是甚麼？聖詩129節如下：

「走向前並尋求，再更深入一點，你會找到榮耀的！」

故事的寓意：永遠要對你的工作保持熟悉，不然你會錯過很多機會。

故事二：當老婆剛洗完澡，老公正要開始淋浴，門鈴響了，在幾秒鐘爭論誰該去應門之後，老婆不爭了，裹了條毛巾急忙開門。

打開門，見到是鄰居 Bob 。 Bob 見她裹着毛巾，就說：「如果你把毛巾拿掉，我就給你八百元。」老婆想了想，看看而已，有甚麼損失，就拿掉毛巾，赤裸站在 Bob 面前。 Bob 欣賞一會，給她八百元就走了。

老婆回到房間，老公問：剛才是誰呀？老婆答：是隔鄰的 Bob 。老公說：很好，他是不是來把欠我的八百元還給我？

故事的寓意：在未了解事情的真相之前，永遠不要輕易自行判斷而造成錯誤，且多麼難堪。

五十年代頭號肉彈

因寫《五十美人補》，引來副老總毅成兄來信「認錯」。我回信說「各花入各眼，何錯之有？」不過毅成兄說若選五十肉彈，我不及他，我即問他「五十年代粵語片頭號肉彈是誰」，他當即啞了，並說「肉彈是要脫的，五十年代有粵語片明星脫的嗎？」

說到「脫」，要看脫多少？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標準。記得已故前輩文人馮鳳三，幾十年前在多篇文章中敘述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明星王人美，僅僅在穿短袖衣服舉起玉臂時露出腋毛，就引起當時上海輿論譁然，壞鬼文人也紛紛寫文章談論。

講到五十年代，在深夜播放的粵語長片中，你看過白燕、紫羅蓮、紅線女等人穿過泳衣，露過大腿的嗎？肯定沒有。因此，在那個年代，穿泳衣露出大腿與玉肩已算肉彈了。開風氣之先者是誰？秦小梨是也。

秦小梨出身於粵劇舞台。記得五十年代她以一部《肉山藏妲己》而聲名鵲起。劇中有沒有露，露多少，已不記得了。只記得她在香港粵語片時代，拍過穿泳裝的電影。泳裝並非三點式，而是一件頭的。那個時代是否已發明比堅尼，已不可考。不過即使是一件頭的泳裝，也使那時仍是中學生的我頗感興奮了。

想起秦小梨，遂往google搜尋，找到她是一九二五年出生，一九四五年在廣州市東樂劇院首演《肉山藏妲己》，並唱粵曲：「看看看，肉山中藏娥眉！誇啦啦！妲己嬌姿最俏美！」並悉，秦小姐已於零五年十月在三藩市病逝。

講到「露」，唐朝時確實流行女子露一點胸。看唐時的畫，包括敦煌壁畫，常見女子露部分北半球。但不會出現乳溝。乳溝這種東西，大概拜現代的神奇胸圍所賜。所以金像獎提名《黃金甲》最佳服裝獎時，說「古典中加了現代因素」，也沒有説錯。現代因素即「乳溝」也。在唐朝的人物畫中，何曾見「乳溝」？未知蔡瀾兄以為然否？

學雷鋒，騙子還是傻子？

在大陸生活過的人，大約都知道「學雷鋒」運動。

雷鋒出生於一九四零年，在一九六零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被分配到解放軍工程兵部隊。據稱他專門幫助人，到處做好事，一九六二年被曬被服用的木桿子擊中死亡。六三年三月二日，《中國青年》刊登了毛澤東的《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三月五日中共主要報章也跟進刊登，此後每年三月五日就成為「學雷鋒日」，鼓勵全民在日常生活中主動幫助他人、勤儉節約，為人民服務。

經過四十多年，內地社會已有了很大變化。變化多大呢？內地某報記者於零七年三月五日到火車站「學雷鋒」，看到老弱婦孺就主動上前表明願意幫忙提行李。第一次出手碰見一個背着嬰兒的年輕婦女，記者上前說：「你好，你背着孩子不方便，我幫你提行李吧。」這名婦女毫不猶豫的轉頭就走。記者跟上前再度提出

「我幫你提行李吧！」這名婦女終於打破沉默，直接回絕說：「我不需要你幫忙。」之後，她邊走邊嘟囔着說：「騙子！」

這記者總共向十六個人開口說要幫忙，遭了十五次白眼，後來他向一名女學生表明「我是報社的，來體驗雷鋒……」，約五分鐘後，這女學生才接受「雷鋒」的協助。

雷鋒精神，在中國大陸特權社會所造成的極度自私的人性氛圍下，不是被當作騙子，就是被當作傻子。大陸順口溜有「十等公民」的傑作：「**一等公民是公僕，子孫三代都幸福；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八等公民方向盤，上班下班都掙錢；……十等公民老百姓，學習雷鋒幹革命。**」學雷鋒者，是被當成傻子的第十等公民啦。

一個老農的快樂

快樂是甚麼？溫總唸了艾青的詩。不過新近看到台灣一個老農的故事，更為具體。

劉意煌現年七十歲，他和老婆都是種田的，很年輕就結婚。二十五年前，生活稍好些，老婆突然中風，昏迷了四十三天，竟然醒過來。劉意煌每天把老婆綁在身後，騎摩托車去醫院復健，八年風雨無阻。

老婆慢慢能說話了，她說：「不知甚麼時候會死，好想出國去看看。」老劉想，她陪我吃這麼多苦，再困難也要圓她的夢。於是他湊錢帶她去澳洲、大陸、美國。

一次在長江三峽不能推輪椅，老劉拿擔挑一邊挑她，一邊挑行李。一次去美國，有個華人開的旅館叫紅樓夢，美得像天堂。老婆說：「這生都不敢想能來這裏玩。」老劉看她這麼高興，回到台灣就開始找地，在鄉

間蓋了一間「民宿」——近幾年台灣新興的有鄉間風味的小旅館，想讓老婆「繼續快樂」。房間的名字也沿襲美國的旅館，分別叫「林黛玉」、「賈寶玉」……。

老劉說：「鄉親們說我為老婆做這麼多，很感人。唉，他們不懂，其實做這些，我比她還快樂。」這是最普通卻也最叫人羨慕的一句話。一邊挑着老婆，一邊挑行李，是「很辛苦，但她每天笑瞇瞇」，卻讓深愛她的老劉比她還快樂。

這是台灣《壹週刊》的一篇短文，所記下的真人真事。雜誌還刊了一張老劉騎摩托車而背景是他蓋的民宿「紅樓夢」的照片。看到照片中老劉的土裏土氣的笑臉，你不能不信服他是從心裏笑出來的。你會想到，快樂不是甚麼鮮花、流水，也不是甚麼華屋美食鑽戒，而是這種樸實的感情。老劉說鄉親們「不懂」，其實城裏人，許多有錢人，或居高位者也不懂。

三文三語

香港回歸後，董伯即提出香港人應懂得「兩文三語」，兩文即中文與英文，三語即粵語、國語（普通話)與英語。回歸十多年，看來兩文三語已逐步蛻變成三文三語也。此話怎說！

在台灣報章讀到一篇散文，講台灣人到香港旅遊，看到電影廣告海報，片名叫《翻生侏羅館》，他看不懂，「不是『翻身』呀，那『翻生』是甚麼意思呢？」再看廣告詞：「古人生勾勾，標本紮紮跳」，這位台灣遊客傻了眼，每個中文都懂，合起來的詞意卻講不出來。到了昂坪市集，看到店鋪寫着「手信」專賣店，這台灣遊客也不知啥意思，問導遊，導遊解釋一番，他才略知道是旅遊客帶回家的「土產」或小禮品。這位台灣人於是在文末說：「我承認，在香港，我的中文還很不好。」

香港中文，已越來越粵語化（或應稱為「香港語

化」），不僅報上、雜誌上滿是讓大陸、台灣遊客或新移民看不懂的廣東話，而且連電影上的中文字幕也演變成廣東話字幕，不懂廣東話的外地人自然看得一頭霧水。

我從出道以來，就知道中文與英文最大的分別，是英文的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幾乎是同一回事，但中文就是兩回事，尤其是講廣東話的香港人，若照我們以口頭語言去寫中文，那就不是中文了。不過，社會發展變化，讓我們這種觀念也似乎顯得落後了。現在，不論傳媒、廣告還是政商界人士，似乎都要用粵語化的文字書寫，才顯得親切。比如「我要做好呢份工」，顯然不是「兩文三語」的中文，而是「三文三語」的粵語化中文。非廣東人不會看得懂，也會對懂得中文的外地人或新移民有一種排拒作用。

語言爭霸

自賣文以來，我對寫文章的要求首重讓人看得懂。若是看不懂的文章，不管作者自稱研究多麼深入，學問如何博大精深，都無意義。講得更明白一點，如果一個人自稱很有學問，但又不能把他的學問用通俗易明的語言表達，我還真有點懷疑他自己是不是已把他的學問搞懂。

講到廣東話，我並不排斥方言。實際上，我覺得文章中沾一點方言，就像畫圖中多着一點顏色，會使文章更生動。但應適可而止，若方言多到連懂中文的人都看不懂，那就會產生對非本地人的排拒性。尤其是，若只是一個電影的名字，短短幾個字就讓人看不懂，外地人怎會買票去看？

台灣在蔣家管治時期，推行國語，學校及公開場合禁止講台灣語（閩南語）。到了解嚴以後，鐘擺就擺向另一邊，社會上大講台語，文章中也摻進許多台語，最

近當局更有「去國語化」的措施，不懂台語的人，若感在台灣旅行不便，自然就少去了。

零七年，中國國家廣電總局多次下令，封殺各地以方言播出節目，並嚴禁娛樂節目用語「港台化」，還把播新聞帶台灣腔的一些新聞主播撤換。可是，零七年中央電視台的春節晚會節目，卻充斥大量北方俚語方言，而上海話、廣東話等方言，在晚會中就成為被調侃取笑的對象。

近幾個月來，大陸各地網民出現了反對「普通話霸權」的聲音。上海市學者與人大代表呼籲要「保護上海話」，廣州學者也說要「力挺粵語」。有廣州網友貼文抗議「北方方言佔據廣州報紙」，說「政府叫我不要講廣東話，報上大行其道的卻是北方土話」，「為甚麼這麼不公平？」

上海、廣州發出捍衛本地方言的聲音，其實和台灣的台語一樣，都是執政者壓制地方方言，卻毫不壓制北方土話所引起的反彈。如當局對各地方的方言寬容一點，另方面提倡書寫時要用人人看得懂的中文，就不會出現中央與地方的語言爭霸現象啦。

方言的反彈

語言本是一種溝通工具，但因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語言，因此語言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一種「霸權」，是把對方列為與自己同一族類或非我族類的衡量準則。「非我族類，其志必異」，會一下子把對方排拒在外。

中國內地推行普通話教育五十多年，台灣稱之為「國語」也推行了六十年。無論是國語或普通話，推行幾十年都有好處，就是讓講不同方言的各地的人可以溝通。另外，普通話的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也幾乎完全一樣，因此自小說普通話的人，寫起中文都會較為流暢。自小講地方話的人，寫書面語言就還得另下工夫。

不過，無論大陸還是台灣，通過教育或行政措施，推行國語都有不大妥當的做法。台灣過去是嚴禁講方言，包括閩南話或客家話，在學校，同學之間講方言還會受罰。而在大陸，普通話常常摻雜進北方土話，進佔文字媒體，而一些搞笑的電視節目則常拿人們說上海

話、廣東話來取笑。因此，台灣解嚴後，就有了對國語的反彈，終導致最近的「去國語化」。

所謂「去國語化」，就是當局提出的《國家語言發展法》，去掉了國語、方言的概念，而把閩南語、客家語、北京話、原住民語言都稱為國家語言，實際上是取消了過去「全國」（中華民國）通行的「國語」。這當然是要貫徹民進黨「去中國化」的政策。

至於大陸，改革開放後，控制鬆了。近兩年，上海與廣州都有人在網頁發出「保衛上海話」、「力挺粵語」的聲音。廣州有網友說：「**生係廣州人，死係廣州鬼，要講煲冬瓜，做鬼都唔制。**」這種廣東話文字化，很可能受到香港影響。

香港的色狼少了

台灣一個三十八歲的色狼，七天之內強姦了兩個女子，其中一個是六十四歲的計程車女司機，她說「我都可以當他媽了，簡直是禽獸不如。」

講到性，其實人真是「禽獸不如」的。因為禽獸性交，都只是在牠們發情的時期，不發情時不會想「做」。但人卻不同，人是不論春夏秋冬，不管白天黑夜，都會想「做」及可以「做」的。

講到色狼，忽然想到，香港似乎已很少見到色狼的案件了。還記得二、三十年前幾乎每隔一、兩天，報上就有狼蹤。或是在電車、巴士上施展鹹豬手，或是在街邊、巷角向女性「露械」甚至公然以「五姑娘」宣洩，更兇的是抓女孩子到山邊、樓梯角強暴。近年這些案子少很多了。

色狼色狼，顧名思義，既有「色」之義復有「狼」

之義。「色」其實沒有甚麼，齊宣王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事實上哪有一個人（包括男女）是不好色的？尤其年輕人，青春期情慾澎湃，「哪個少男不鍾情？哪個少女不懷春？」色心是再正常不過的。至於「狼」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狼」是一廂情願的，帶侵犯性，是未得對方同意的性侵，甚至涉及暴力。所以真正有道德、法律問題的是「狼」而不是「色」。

為甚麼香港色狼少了？我想與多了正常的「色」之出路有關。因為一般來說，色狼多指男性，女色狼畢竟甚少。過去香港男多女少，鳳求凰較困難，加上不少男士受經濟條件所限娶不到老婆，於是就會有較「狼」的行為。現在香港是女多男少，男子求偶較過去容易些。這也是受供求關係影響吧。

更重要的，即使沒有經濟能力或沒有適合對象結婚，現時香港「色」的出路也相當多。香港、澳門，更多的是價廉人美的內地。既有「色」之去處，又何需「狼」呢？為甚麼歐洲一些娼妓合法化的國家，「色狼」案件特別少？答案很明顯。正如一條河流，要避免泛濫必須疏導，用堵塞的辦法，就自然會沖垮堤岸矣。

就我沒白吃

（怡按：讀者司徒先生賜寄內地一篇小說，要我評論。本文先稍刪節刊登，下文再講我的意見。）

今天是周末，我們高中同學要在天安酒店搞一次同學聚會。自從畢業後，好多同學都混得有模有樣，我卻默默無聞，在一家工廠當製圖員，每月和丈夫一起靠着不多的收入共同撐着這個家。

丈夫正在幫兒子複習功課，兒子就要上初中了，為了上一所好中學，這段時間丈夫沒少操心，東奔西走，至今還沒着落呢。

天安酒店是高級酒店，我走進包房的時候，同學們都已到齊。還沒坐穩，一張張名片就飛了過來，一看一個個不是總經理就是帶長的，就連以前成績總是甩尾的阿輝也當上了派出所所長。望着服務小姐端上眼花繚亂的菜餚，我真感嘆自己孤陋寡聞，光這一桌就足以抵我

三個月的收入了。阿輝像宴席的主人一樣不停地招呼大家吃，嘴裏說：「只管吃，算我的。」

酒足飯飽，聚會該結束了。可究竟誰埋單，這時候阿輝掏出手機，按了一串號碼，然後說：「小李，今晚所裏掃黃抓到人沒有？哦！剛抓到——好！好！隨便送一個到天安酒店來給我埋單。」一旁的同學跟着哄笑起來。

十五分鐘不到，一個中年人就進來，他看了賬單，隨即也拿出手機，撥了一串號碼，說：「小張呀！我是馬主任呀！你兒子要讀我們學校的事，我今天就給你拍板定下來了……不過我今晚請朋友吃飯，你過來埋單好嗎？在天安酒店 203 包廂……」

二十分鐘後，有人敲了敲包廂的門，門被打開了。當我見到戴着副瓶底般厚的眼鏡的丈夫站在門口時，我暈了過去。（黃艷梅）

大陸社會的縮影

讀者司徒君附上前文的「超短篇小說」，附信說希望我欣賞及作些評論。我讀了，既欣賞又感到痛心。一時不知怎麼評論才好，終決定略予刪節（因篇幅所限），先刊出全文，供讀者們共享。小說原出內地網頁，經多番流傳後，司徒君從「紅論壇」網誌錄下，在題目「就我沒白吃」之後，有一句說是「廣為流傳的2006年度最佳超短篇小說」。

這「最佳」是誰選的？我不知道。但以幾百字的「超短篇」來說，至少是我在二零零六年度讀到的最佳之作了。

小說頗有契訶夫的短篇的神韻。全文平鋪直敘，最後在出現一個高潮之中結束。這高潮直刺現實，確是很震撼。就小說結構來說，是極好的短篇小說結構。

短短的小說，是中國大陸今天社會的縮影：點到了

權勢、教育、社會風氣、道德各個層面。社會財富的分配是反淘汰的，讀書成績最差的人，佔了權勢地位，一個電話就可以找來掃黃時抓到的人，到同學的飯局中埋單，而成績應該不太差的人（作者）老老實實工作，一頓飯就足以抵她三個月的工資。社會道德的位階也是反淘汰的，名校的馬主任在嫖娼中被抓，而作者的丈夫為求兒子能進名校，就被迫為馬主任要付的飯局埋單。整個社會任何價值觀都像是顛倒了，然而即使小說所寫的不一定是作者的親歷，卻是在大陸社會極可能發生的事。結局確實是「出乎意料之外」，卻「合乎情理之中」。

中國大陸的社會淪落至此，我們在欣賞小說之餘，也深感痛心。感謝作者黃艷梅寫出這樣的好小說。也感謝司徒君的提供。

一滴水照見藍天

看完《英女皇》有一份感動，早想寫點甚麼。但《蘋果•名采》同文有珠玉在前，我就忍住了。而且，我自己也琢磨不出被感動到的是哪一條神經。

不過，不寫點甚麼，還是有骨鯁在喉之感，結果還是寫了。

《英女皇》講的不是她的一生，而只是她生命中的一樁小事，而且是與英國的大政不相干的事，嚴格說來是她的家事。然而，正如一滴水可以照見一片藍天，這一樁小事卻反映了英國的政治體制即使不是人類最理想的體制，至少也是至今為止最為完美的體制。

讓我感動的是貝理雅打電話跟女皇說的一段話，這段話促使女皇改變對戴安娜去世的冷漠。貝理雅劈頭說：基於憲法的責任，我認為有必要告訴您，現正處於嚴峻的時刻……。接着他說了英國人民對女皇的態度，

已有七成人不滿，有超過四成人對皇室制度有質疑，報紙的報道與評論一面倒地對皇室提出批評。因此，他認為女皇應發表公開談話，以及為戴安娜舉行公共喪禮。掛了電話後，女皇立即從獵場起程回白金漢宮。

貝理雅可以不向女皇說這樣的話，畢竟他是民選的首相。他的夫人，他的幕僚，對世襲的皇權都帶着一分輕蔑。人民對女皇不滿，跟民選首相無關，他甚至還可以從中得益。但「憲法的責任」卻讓他不能不說，女皇可以對首相的建議置之不顧，而且開始時她就堅持是一個私人喪禮。然而，她不能不聽從民意。在她向全民發表電視談話的演講稿中，貝理雅的傲慢的幕僚給她加了一句：「作為一個祖母」。出鏡前助手問她：「是不是要照唸？」她回答：「我可以選擇嗎？」這是讓我感動的另一句話。她沒有選擇餘地，不管她對戴安娜有多少嫌隙，她只能照唸，因為這反映了民眾的要求。

這是掌最高權力逾五十年的帝皇，在制度約束下的謙卑。

選舉荒謬劇

第三屆特首選舉，選前有電視辯論，有造勢大會，投票結果公佈時候選人站在台上聽候宣判，當選者向在場的支持者三鞠躬，又眼泛淚光哽咽着講話，然後上街謝票……。一切煞有介事，世界上所有普選的把式都具備了，只差一樣，就是原來只有七百多人有權投票——幾乎是香港人口的萬分之一。

電視辯論不是要爭取觀眾投票，因為絕大部分觀眾是無票的；造勢大會也不是要爭取參加大會者支持，因為他們也是無票的；上街謝票就更莫名其妙，我們都沒有投票給你，你謝甚麼謝？

選舉荒謬劇演至謝票一幕，可謂高潮。我啥都沒有給你，你卻要謝我，分明如俗語說，「無事獻殷勤」。下面一句不大好聽，是「非奸即盜」。雖不好聽卻是真實的。「無事獻殷勤」怎麼不「奸」？盜取了我們這些無票者的名義以壯聲勢，如何不是「盜」？

當選了，為甚麼哭？世界上所有經普選贏得勝利的當選者，我從未見過他們哭的。他們只會高興、興奮、感謝。為甚麼不會哭？因為這是他們努力以求的事，並不意外，也沒有值得他（她）感動之處。甚麼人會哭呢？通常我們看到當選港姐、世姐、環姐的鏡頭，獲冠軍者會哭；或得電影鉅獎者會哭。因為對他們來說那是意外的驚喜，而且不是公眾投票的結果，而是少數人評選的結果。特首選舉有點像選港姐了吧？

「鱷魚的眼淚」通常是用來比喻假慈悲。但生物學告訴我們，鱷魚的眼淚跟「慈悲」的真假無關，它只是鱷魚吃飽後的眼中分泌物。香港的當選特首，大約也是吃飽了中央及選委所餵的食物，於是眼中有分泌。

肉彈・性感・艷星

因寫《五十年代頭號肉彈》一文，引來《蘋果》副刊編者要我參與評選「50 世紀艷星」。艷星與肉彈的含義是有不同的。肉彈必定要「露」，縱使保守的三十年代的露腋毛，也算是劃時代之「露」。艷星，就只是艷，卻不一定露。故若選艷星，李麗華、林黛、夏夢、白燕等，都不能不選，儘管她們都不露。

露，是肉感，即以「肉」使人有所「感」。但其實更讓人看了心癢難熬的是性感，也就是以「性」使人有所「感」。性感包括媚態、騷態、嬌嗲等等。李翰祥拍風月影片，他的肉感影星是陳萍，總會在風月片中露一下；他的性感影星則是胡錦、恬妮，她們不露（或少露）卻充滿性的誘惑。越是有點遮掩，越是讓人充滿幻想。

副刊的小圈子選舉，因要我評選肉彈，所以談得不多。但若是談性感，那麼我還是可以講講。比如葉楓，

她的性感在於長腿。李麗珍，則是她的純情的、鄰家女孩模樣，因為你很難想像如此純情的女孩居然脫給你看。至於鞏俐，最性感的應是《紅高粱》中被人抬到高粱地裏強暴那一幕。

有些評選者把葉德嫻也選為艷星，因為她擅長演「情」；又把章子怡在電影角色中的善妒，也算是性感。這些我都無話可説矣。按此標準，哪有不性感的女星？

至於把私生活的多姿多采，也算是一個女星的「性感」，就更加離題。其實，在電影中最常扮演正派、賢淑角色的女星，私生活最為多姿多采。反而被稱為肉彈、性感的艷星，私生活卻較少情色糾纏。這種吊詭，容後再談。

「屍諫」悲劇

蘭州女子來港追星導致老父自殺身死，實在是中國社會的悲劇。

瘋狂追星的「粉絲」，中外皆有。但持續追星十多年，如楊麗娟者，則極為少見。為偶像自殺的，中外也有先例，只是父母為達成女兒「粉絲」一見偶像的心願，不惜傾家蕩產、耗盡積蓄讓女兒實現這個不易實現的願望的，我想這是僅有的案例了。至於父親為此跳海自殺，還寫下十多頁遺書，指責女兒的偶像「無情無義」，就更不可思議。而最難想像的是，快三十歲的楊麗娟，於老父身亡後，在電視鏡頭前絲毫不為老父難過，一點沒有想到是自己的行為害了父親，害了全家，還一直講自己的追星夢，以及希望老父之死能激發偶像華仔與她面見傾談十分鐘。

我相信華仔是好心人，如果他事先知道若不見這癡女，她老父會死的話，華仔說甚麼都會抽時間去與他的

「粉絲」會晤。但現在發生了「屍諫」，這一家人行事如此瘋狂，這個「粉絲」對老父之死又表現得如此反常，你讓華仔怎麼去見她呢？見了她又該說些甚麼呢？

發生這種事，我想多多少少與中國過去幾十年鼓吹偶像崇拜有關。本來，偶像也是人，但在過去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時，則把他奉為神，紅衛兵為了見他，不惜步行跋涉萬里到北京，見到毛主席就一面歡呼一面淚流滿面。這種傳統與心理，一直在內地人的潛意識中延綿。

對子女的寵愛是另一個傳統。楊麗娟的老父還是教師呢，他對女兒只是一味溺愛，盡自己所有甚至獻上生命，都要為女兒實現願望，而不是對女兒導之以正理，讓她的心理趨正常。這樣的父親，大約也只有內地社會才有。

表面與私下是兩個世界

去世已三十多年的父親，曾是電影導演，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任大觀製片廠廠長。那時父母離異，我跟着爸爸在片場住。

十二、三歲的孩子，在片場化粧間，常見那些在銀幕上專門演敦品勵行、賢良淑德的女星，在那兒大講粗口。不僅是語助詞夠粗，而且意識也淫褻，更粧避諱在我這樣的少年面前大講，頗使我那時的小心靈有所震盪。

然後又看到明明已婚的男星在化　間跟女星公開調情，收工後開車一起不知去哪裏。不過，那個年代沒有狗仔隊，而且報紙與娛樂圈的關係特別好，一方要電影廣告，另一方就要藉報紙宣傳，所以娛樂版並沒有影星的負面消息。

我稍長大一點，又聽到一些影圈的前輩說，內地

三、四十年代的紅星，越是在銀幕上形象正面，就越是在私生活上亂七八糟。更有人説，正因為私生活多姿多采，才會對感情有深入體會，並由此而激發出精湛演技。信乎？

不過，表面上與私底下是兩個世界，倒不僅是影圈的現象，我們的寫作界（如果可以稱為「界」的話）也莫不如此。

擅寫武俠小説的金庸、梁羽生，他們在生活中都文質彬彬，一點武功底子都沒有。擅寫愛情小説的張愛玲，還有其他的愛情小説家，現實中的愛情生活卻大多失敗。寫股經、馬經的，若他們自己能靠股、馬賺錢，他們也不用寫了。不是説他們的貼士不準，而是投注常要靠直覺與決心。只有寫食經的蔡瀾，倒是開了食肆。只是多次與他同桌，卻未見他據案大嚼，似乎有點食慾不振。而像我這樣常寫政論者，若去從政，恐怕也會以失敗收場。

天下無敵與有心無力

寫作界或口水界，針對許多專門行業，講起來一套一套的，他們自己私底下做起來卻不成功，而且常常是失敗者。我前文講，寫武俠小說的不會打，寫愛情小說的多是愛情失敗者，寫股經、馬經者，自己下注常常失手，寫食經的往往食慾不振，而寫政論者一旦從政恐怕也會荒腔走板。

照這麼說，讀者是不是就不要看這些人噴口水了？那又不是。

俗語說：講就天下無敵，做就有心無力。其實這句話不應是貶意，因為它不是罕有現象，而是一種常態。正因為「做就有心無力」，於是才會激發較多的想像空間，才會寫得生動，講得精彩，才可以吸引讀者去看。

如果金庸、梁羽生真的是武館出身，他們的武俠小說會寫得如此精彩嗎？

年輕時看色情小說，寫作者都把自己講得性能力超卓，現在想想，他們在生活中大概是性無能。正因為無能，才會有無限的想像力。所以恐怕只有「做就有心無力」的人，才會達至「講就天下無敵」的境界。

至於寫股經、馬經、政論者，我相信只有那些沒有怎麼投資股市，較少下注買馬以及不是從政的人士，才可以寫得好與講得好。原因是對任何事情，都要保持一定的距離，才會看得清楚。蘇東坡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是至理名言。進場投資，下場投注，或投身政治，往往就只看到細節而看不到大局，只會廁身現實而無法抽離。許多事情，是要稍為抽離，不要「在此山中」看廬山，才會看到廬山真面目的。

兩母女的對比

在《姨媽的後現代生活》中，趙薇的演技令我刮目相看。趙薇憑《還珠格格》竄紅。在那個電視連續劇中，她只會眨巴眨巴一雙大眼睛，憑着劇本所塑造的不見説服力的角色取悦觀眾，實際上演得不算好。

在《姨媽》一片中，趙薇戲份不多，但新潮潑辣的角色，恰與主角、斯琴高娃飾演的姨媽成強烈對比，而她們在戲中卻是母女關係。這樣的母親，如何可以有這樣截然不同的女兒？不但性格、教養、談吐、舉止，都是兩個世界的人。

實際上，這兩人正代表中國社會的不同時代。姨媽的時代，是講教養的，帶社會主義色彩的，文明與道德的，舉止有規範、分寸的時代，而女兒的時代，則是追求新潮、時尚，對別人（即使父母）都沒有任何尊重的使性子的時代。姨媽的時代，有集體主義的規範色彩，女兒的時代，則是沒有規範的亂成一片的市場導向的時

代。兩個人物，就是兩個時代的典型。然而，社會主義、集體主義、過度的規範，怎麼會生出一個毫無規範的女兒呢？

也許答案就是因為母女分離了十多年。母親對女兒沒有家教，女兒對母親也沒有傳承。猶如中國現在的市場開放的社會，沒有經過資本主義規範化與法制化的市場經濟的洗禮，從社會主義一步跳到市場化的渾水之中，於是假貨紛呈，於是騙子、奸商橫行，於是有追星致死的荒謬事件發生。母親見到這樣的女兒固然驚愕，女兒見到這樣的母親也不順眼。這樣的母親有這樣的女兒，似是怪胎，但實際上也是兩者分離十多年的合理的結果。

以種花喻人生

《壹週刊》訪問楊紫燁，這位獲零七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的導演，一個真正憑自己努力與對社會關懷，而得到蜚聲國際的電影獎的香港人。奇怪的是，為甚麼除了香港電台和《壹週刊》，不見有其他媒體訪問她？而且，若說香港人的驕傲，甚至華人的驕傲，她絕不在葉錦添、鮑德熹、李安之下。

也許香港人太重娛樂、消遣、消費了。《潁州的孩子》是一部三十九分鐘的紀錄片，讓觀眾看到的是貧苦人家愛滋病童受雙重歧視的生活。為甚麼是雙重歧視？楊紫燁說：「如果你父母因愛滋逝世，你是孤兒，本身就受歧視；加上孩子患愛滋，其他人不敢接近你，那就是雙重歧視。」這紀錄片感人，但不見娛樂性，它不「好看」，所以香港人與娛樂版都沒興趣了。

《壹週刊》的訪問講到她的成長。五十一歲的她，自稱是lateboomer（大約是中文「大器晚成」的意思）。

她在美國讀電影，後來當上剪接師。她父親寫一手好字，鼓勵她走電影這條路。父親在八十年代末離世後，她陷入深深悲傷，於是埋頭種花，打理一個三百呎的花園。她以種花療傷。她說，一個漂亮的花園，開滿花，你看上去沒甚麼，但背後有好多時間、心血。翻土、落肥、澆水，每一步都不能急，做好眼前的，其他的，就要靠天氣，你控制不到。拍電影也一樣，從籌集資金到找班底，也是一步步來。到花開的時候，只得幾個星期燦爛；電影上映也只得幾個星期。

其實，人生做甚麼事不是這樣呢？我們努力耕耘，做好眼前，是否有成果就要靠「天氣」——也就是有點運氣。而人生最燦爛的事業，從歷史長河看來，輝煌也不過是一瞬間。

「留下血汗」喻

看李八方才知道有了一首回歸十周年主題曲，叫《始終有你》。

打進有關網站，看了歌詞，我只好自認自己不懂中文，因為我看不懂甚麼叫「邂逅了衝勁」；也只好自認不了解社會，因為我不明白何以「任誰留下血汗，就是個精英」，而且為甚麼不是「流下」而是「留下」？難道有血汗不須擦掉而可以「留下」嗎？許多出賣勞力的人，也「留下」（不知留給誰）血汗，他們也同樣是曾蔭權所講的「精英」乎？曾所講的「精英」，不是「相信自己判斷力比其他人優勝」嗎？怎麼可能「任誰留下血汗就是個精英」呢？

「血汗」是無法留下的。不管是污血、鮮血、愛滋血，流出來就該擦掉。不論是香汗、臭汗，也要擦掉。媽媽教導孩子愛清潔，其中一條是千萬不要把汗「留下」。硬銷的政治宣傳歌曲，其實也如同血汗一樣，難

以「留下」。過去十年，有董太參與作曲填詞的《回歸頌》，有克勤等唱的《熱愛基本法》，誰會記得這些歌？在哪個歌星演唱會唱過這些歌？所以《始終有你》嘛，它的命運大約是始終沒有你（這首歌）啦。

由此看來，歌中一句「任誰留下血汗」，也許不是筆誤，作詞者或參與審批最後定奪者，大約真的暗含諷喻：這首歌會同血汗一樣「留下」，慶回歸的種種活動也會同血汗一樣「留下」，甚至回歸在人們的記憶中也會同血汗一樣「留下」……。那些都是血汗哩，不要擦掉，且將它「留下」。

中大教授呂大樂說，這種政治歌，都是「一班老餅委員會扑槌」，他們認為國家大事要正經嚴肅不可說笑，結果就「搞死自己悶死人」。我倒覺得一句「留下血汗」，很有寓意。

政治歌曲的生命

任何藝術，一旦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就失去靈魂，即使那種政治是多麼「正確」、多麼「有理想」，都沒有意義。

中國內地過去有不少政治宣傳歌曲，大部分都是與社會風氣契合，在整個社會高度政治化的情形下，才會流行。一旦政治情勢轉變，尤其是社會轉向非政治化甚至反政治化之後，流行的政治歌就會被人們改為反諷之作。例如過去大陸流行的《社會主義好》，就有人把它改作，其中一句原為「帝國主義夾着尾巴逃跑了」，就被改為「帝國主義夾着皮包回來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北京由崔健帶起來的新搖滾樂，起頭是將已經唱爛了的革命歌曲《南泥灣》用搖滾樂重新包裝，唱出一首搖滾味道十足的《南泥灣》，然後是創作充滿反諷的《新長征》。再下來才是膾炙人口、唱滿大江南北的《一無所有》。

政治宣傳歌曲原是嚴肅正經「唔講得笑」的，但在社會已非政治化甚至反政治化的氛圍下，只有把政治宣傳歌曲用「講笑」的方式重新包裝，才可以流行，也就是要撕破政治宣傳的嚴肅正經的假面目。

香港曾有過如《獅子山下》、《幾許風雨》這一類引導人們愛香港、認同香港的歌曲。這些歌的誕生配合了時代的需要，引起社會的共鳴，贏得市民的喜愛並得以流傳。而像《回歸頌》、《熱愛基本法》，和為回歸十周年而作的主題歌《始終有你》，就並非時代需要，也沒有民眾的共鳴作基礎，純粹是長官意志的產物。因此，除非日後有人將這類歌改作成反諷的顛覆它原意的歌，還要改作得鬼馬，才有機會流行。但以目前遭冷落的情形看來，被改作的機會也不大。

政治轉時尚

前文談到在大陸「學雷鋒」做好事，現在若不是被當作「第十等公民」的傻子，就是被當作騙子（「哪有那麼好心會幫我提行李？」）。不過，另有一種趨勢，就是把這種政治運動、政治符號的意義扭曲，予以時尚化。這可以說是內地社會市場化、消費型與追求時尚的一種趨勢。

前幾年大陸出現了一首流行曲，叫《東北人都是活雷鋒》，非常搞笑，尤其是把一個做了點好事的「活雷鋒」請去吃飯，大吃大喝的最後一句是獨白「翠花，上酸菜」，讓人絕倒。從此雷鋒也就成了年輕人的時尚。但年輕人不知道也不想深究雷鋒是誰，甚至因這首歌還誤以為是東北人（其實雷鋒原籍湖南長沙）。

因這首流行曲，於是社會就開始流行所有雷鋒圖像的服飾。西安一位女大學生甚至在全套水晶指甲上繪上「學習雷鋒好模樣」等字體。她說，許多同學都買了雷

鋒背包、手機吊飾，她就來個「雷鋒文化」美甲，感覺很時髦。

雷鋒也成為網絡遊戲的主角。遊戲中必須不斷做好事才會升級，在工地義務勞動、幫阿姨買車票都算好事。在不斷幫助人之後，就能在天安門被毛主席接見。——但所有這些都是遊戲，玩這種電腦遊戲的人，是以一種開玩笑的心情、甚至反諷的心理去玩的，並不是出於對雷鋒做好事的認同，當然也不是想被毛主席接見——現在讓毛接見不等於過去說「見馬克思」那樣，意味着死亡嗎？

安迪•沃荷的畫作《毛澤東》系列，賣出天價。用的是時尚的染色。張曉剛的畫作《血緣系列：三位同志》在蘇富比也以二百多萬美元成交。這都反映政治轉時尚的趨勢。

李翰祥小憶

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辦「李翰祥電影回顧」，我不禁想起這位才華橫溢的電影導演。他是中共建國前後南來並在香港崛起的導演。他所拍的電影，有二、三十年光景都引領香港的電影潮流。

我跟李翰祥可以說認識很久，但是往來很少。他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剛來香港時，曾在街頭為路人剪影，後來又在配音間做點配音的散工。那時為賣埠需要有配音間專門從事將粵語片配國語或國語片配粵語的工作。我母親和姊姊均做過配音，十二、三歲的我也在配音間見過年輕的李翰祥。那時對他的印象，覺得他是一個談笑風生、極具幽默感的人物。

從香港，到台灣，又回香港拍片，李翰祥更成為第一個進軍中國大陸拍片的香港影人。

他用故宮作背景，拍了《垂簾聽政》和《火燒圓明

園》。當時社會仍把到內地拍片視為左派或有特殊關係人士的特權，李翰祥與中共的關係也就有了許多傳聞。他對我說：「還有人問我有沒有入黨。我說我早就入了，是拆白黨」。「拆白黨」指的是「騙子」。

李翰祥喜歡戲曲，京劇、崑曲、評彈、黃梅調均是他所好。九十年代他談到大陸戲曲學校培養戲曲人才的成就時，曾一語中的地説，中國戲曲是舞台上後繼有人，但舞台下就後繼無人。他指的是戲曲觀眾已越來越少了。

講到政治權力，他説千萬別進入任何政治權力的範圍內，好比玫瑰花，種在花園、野地，不管怎麼刺手，都是好的，剪了回家插在花瓶裏也行，剪短一點也行，不喜歡的話在地上踩兩腳也行，就不矜貴了。極有智慧的話。

找　死

英軍在伊朗被俘及獲釋的事情，若是發生在敝國（我們中國），會是怎麼一種情景？

軍人在敵方的電視上公然認錯及表示道歉之舉，回國後大約會被軍方治以「投敵」之罪，社會輿論大約也會指責他們是「叛徒」。如果證實政府領導人確實給了敵方一封道歉信的話，這個領導人不但備受責難，而且恐怕還會遭到比他更高級的上司懲處。

然而，英國當時的首相貝理雅大約真是寫了封道歉信。英軍回國也瞬即歡天喜地與家人團聚，英國各大報也都肯定貝理雅處理手法正確，印證外交斡旋有用。

這是兩種政治文化的差異。中國的政治文化是把國家的利益（其實是面子）看得比個人的命運、權利更重；而英國（或西方）的政治文化就更重個人的生存權利，個體生命的價值。

中國的政治文化也傳染了香港。偶爾看無線黃金時段的連續劇《亂世佳人》，看到在日軍統治下的南京人民，居然當面大罵日本軍人（懂中文的軍人）為「強盜」，大罵幫日本人做事的是「漢奸」、「走狗」，還要硬闖進被日軍佔領的原住宅，這樣做當然立遭日軍毆擊。對我這個曾在抗戰時期淪陷區生活過的人來說，這些「愛國」的南京人民的行為簡直不可思議，用普通話來說，他們無疑是「找死」。螻蟻尚且偷生，好端端的一個人，在惡勢力的統治之下，怎麼會「找死」？

在強權之下，幾乎所有人都只會低頭認命，而不會勇於「找死」的。看了《亂世佳人》那些反日人士違反人性的表現，我只覺得好笑。大約電視劇的編導都不是「人」。

章子怡掀民族情仇

章子怡「小腹略顯微隆」事件，延燒成大陸民族主義的政治新聞。大陸媒體和知名入門網站紛紛拿這八卦新聞大做文章，一律直指：章子怡懷孕了。然後就一連串對誰是「親爹」的臆測。不足一日，入門網站就有三成五的人投票肯定章子怡懷孕。加上章子怡與美國富豪Vivi Nevo拍拖的傳聞，於是部分傳媒更報道：「章子怡懷的可能是美國男友、傳媒公司大股東的孩子。」

章子怡享譽國際影壇，許多大陸民眾視章子怡為「中華之光」，現在這「中華之光」竟獻身懷了美帝鷹的鷹種，此種喪權辱國行徑豈能容忍，於是憤青網民遂痛斥：「章子怡在世人面前給中國穿破鞋。」

與此同時，章子怡在日本拍攝的廣告因裸露背部，又引發憤青們「脱給日本鬼子看」的憤怒情緒（背後情緒是「為甚麼不脱給中國人看」？）。於是，一場交織着日本侵華血淚史、美帝圍堵中國崛起論的民族主義狂

潮，席捲內地各網站論壇。更有人歷數章子怡過去所交的男友，如張藝謀、霍啟山等等，強烈要求章子怡今後停止不斷更換男友。

這股反章狂潮，來勢與多年前趙薇穿日本軍旗時裝而掀起的民族情仇，頗為相似。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於是及時刊出一篇評論文章意圖滅火，文章題目是《章子怡懷不懷孕與你媒體何干？》。文章說，「一個女明星懷不懷孕與一個農婦懷不懷孕，又有甚麼本質的區別呢？」

真是你不問我還明白、你越問我越糊塗了。章子怡懷孕是新聞，農婦懷孕不是新聞。這區別可大了。只不過，把懷孕扯到民族情仇上去，則屬國人感情上的殘障。而這殘障正是中共長期宣傳教育所導致的。

狼奶餵大的憤青

大陸憤青網民因章子怡「小腹略顯微隆」而掀起的民族情仇，看似幼稚，實則與幾十年的教育分不開。至今為止，內地中學教科書仍然強調日本侵華歷史、南京大屠殺、靖國神社，以及共產黨與國民黨、美帝作鬥爭等教材，再配上本質上是階級鬥爭的毛澤東的文章，使內地的孩子，都像是「喝狼奶」長大的。

約十年前，廈門一位中學語文教師朱麗冰，在《南方週末》發表《拒絕狼奶》一文，提出：「教師千萬不能再給學生餵『狼奶』了，不要教給學生簡單地追求『剛硬』，不要鼓勵冷漠，更不應為鑄造嗜血的心靈之劍歡呼雀躍。」

零六年朱麗冰在一次訪問中說，目前的教育體系「餵狼奶」的情況仍在繼續，「政治性」、共產黨的「正統觀念」仍是內容主軸，大都是共產黨與軍閥、國民黨、日本侵略者、美帝鬥爭的內容，連選讀的文言文、

新詩、古詩也多與鬥爭有關。朱麗冰説：「初中教材還好，高中語文教材更是充斥着各式革命家的文章，簡直是在上政治課。」

文革時紅衛兵的種種暴烈行動，與他們從小受狼奶教育有關。這幾年小説《狼圖騰》的廣受歡迎，一方面迎合了「餵狼奶」長大的年輕人的心智，另方面也進一步刺激他們的心智，使之更「狼」。（徐步高也受《狼圖騰》影響。）

「餵狼奶」長大的大陸人，包括今天掌權的領導人，因成長在「帝國主義侵華」的歷史教育中，故有極強的民族主義情緒。狼奶教育代代相傳，今天憤青們對趙薇的日本軍旗裝和章子怡小腹的民族主義情緒反應，正是狼奶教育的後果。然而，當今中共政權的凝聚力，依靠的難道不正是這種對章子怡小腹的情緒反應嗎？

每一個人都在憤怒

對於憤青網民藉章子怡「小腹微隆」掀起的民族情仇，章子怡的回應是：「我只能一笑而過。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在憤怒，但是在憤怒甚麼？所以有的時候我在想，不可以為這些事情傷腦筋。」

「每一個人都在憤怒」，點到了中國社會之所以有這麼多憤青的另一原因。藉趙薇的軍旗裝和章子怡小腹而延燒的民族主義狂潮，固然有餵狼奶長大的意識形態背景，其實更是因對現實不滿引起的借題發洩。中國社會雖然經濟發展迅速，但「相對貧困」反而越顯嚴重。所謂「相對貧困」的意思，是自己的生活雖有改善，但左鄰右里、遠親近友更是憑藉種種關係而富有。自己比之過去，經濟狀況是稍好，但比之其他「富起來」的人，則更顯貧困，這就是相對的貧困。這種貧困，比之過去「大家都是乞丐」的均貧，更使人心理上失衡。太多人「心裏有氣」，於是藉一些小事，就亂罵一通，藉以發洩。

除了相對貧困之外，更使人生氣的是社會缺乏公義。少數人憑着特權、關係發達，多數人面對醫療、教育、住房三大難題束手無策，不僅生活困逼，而且常常到了難以存活的地步。社會缺乏公義是讓「人人心裏有氣」的更重要原因。以近年大陸各地發生的群體事件（官民衝突）為例，有學者研究發現，許多參與者竟是利益不相干者。他們沒有利益牽涉在內，卻也要參與鬧事，就純粹是出於發洩心理。

章子怡不停換男朋友，跟憤青網民何干？她小腹隆不隆，懷的是甚麼種，又跟憤青何干？她愛脫給誰看，跟日本侵華歷史何干？不相干而怒，就是純粹的情緒發洩。

追星故事續延燒

追星癡的故事尚未完結，經「外轉內處理」仍在內地延燒。星癡楊麗娟的行徑雖不為大部分人接受，卻感動內地一名富商，此人乃上海信達集團董事長劉信達。劉董事長決心「以愛情拯救楊麗娟」。怎麼拯救呢？辦法是願花三百萬元接受整容手術，把自己易容成劉德華模樣，再向楊麗娟獻臉獻身，去贏得楊癡的芳心。不過，美容醫院的醫生指出，他與劉德華容貌差異大，手術難度甚高，建議他不如將錢省下，帶楊女接受心理輔導更為實際。劉董事長似仍不死心，他雖然沒有堅持讓自己顏面挨刀，卻自認自己是徐志摩之後的最有才情的詩人，自言才藝在劉德華之上。想以貌雖不如、才實勝之來打動楊女。

發生這樣的事情，使星癡故事更奇上加奇，我們只能相信一句話：在中國內地，今天甚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其實，以楊癡來說，不管長相如何，也不管行為有多怪異，更不管她的父母如何愛女兒至不可思議的地步，不可否認的一點就是：她的追星狂行徑已讓她一舉成名了。

成名，當然可以是好名聲，也可以是壞名聲，更可以是有爭議的名聲，但成名總是事實啦。

成名，往往就可能漸漸「利就」。即使利不就，名氣也會讓一個人沾上點光彩。許多女子為甚麼總要千方百計進軍娛樂圈？往往是因為名字響了，身價也高了。城中公子富豪，為甚麼紛紛在明星石榴裙下追逐？讓他們垂涎的主要不是這明星原來就有的外貌身材，而是她的名氣。

十多年前，有一位自稱是周恩來私生女的女子，雖然不少人揭穿其假，但也有些名教授在她裙下爭逐。使他們感到心癢難熬的，無非就是那虛假的名氣。

沒有公義就沒有和平

每年復活節，教宗都照例要在這一天向全世界發表節日講話。因為已是例行公事，所以媒體對他的講話，也只會以極小的篇幅報道。

但教宗今年（零七年）的講話卻與過往不同。他不是照例呼籲世界和平，而是以沉重的心情談到世界各地的血腥與苦難。他說世界正在受苦，從伊拉克到阿富汗，沒有多少正面的事出現，從非洲到亞洲，都有血腥發生。他說：「這世界有多少傷痛，多少苦難，天災人禍令無數人受害……饑荒、絕症、恐怖活動、綁架等各種禍患，還有人假宗教之名訴諸暴力，令大眾受苦。」

天主教從上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到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都痛恨戰爭。但他們都認為，和平並非只是沒有戰爭而已。如果和平建築在社會缺乏公義的基礎上，如果整個社會藏污納垢卻用暴力統治維持表面的和平，便不是真正的和平。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有兩句名

言：「**沒有公義，就沒有和平；沒有寬恕，就沒有公義。**」

在一些嚴重缺乏公義的社會，常會有人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消滅這種不公義，於是衝突就會發生。過去中國的革命，和其後拉丁美洲、非洲的紛爭和戰爭，原因之一就是人們要消滅社會的不公義。

但以暴力消除不公義，經常會產生更多仇恨。被壓迫者變成了統治階級，造成了以暴易暴的另一殘暴統治。

因此，人類除了公義之外，更需要互相寬恕，互相容忍，否則冤冤相報，以暴易暴，去掉一個不公義，卻又製造另一個不公義，這樣就不會有真正的和平。

中國國花之爭

香港的港花是洋紫荊，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國花是梅花，那麼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花是甚麼，似乎在學者專家中頗有爭論，至今未定。

有人主張國花應是牡丹，因自唐宋以來，牡丹就有「國色天香」之稱，既是「國色」，又豈能不是國花？何況牡丹被喻為花之王者，唐代、清代都曾將牡丹定為國花。

但也有人主張國花應是梅花，梅花不僅有傲雪欺霜之強者身姿，而且在「南梅北移」推動下，中國大部分省份都有盛開的梅花，加上毛澤東的名篇《詠梅》：「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得毛祖師爺鑑賞，可當國花重任矣。只可惜台灣已將梅花定為國花，不僅將梅花畫在航空飛機上，還常以歌曲《梅花》代國歌在運動會獲獎時演唱，這使習慣「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共產黨人思維，感到難以接受。

據英國《泰晤士報》報道，北京林業大學教授陳俊愉已邀集到 102 名中科院、社科院院士簽名，建議以牡丹花、梅花的「一國兩花」模式選擇國花。他說，梅花在中國大陸南方受重視，在北方的根基就不如牡丹，「一國兩花」可以照顧南北的平衡。至於梅花被台灣當局定為國花的問題，陳教授說，海峽兩岸對國花的認同，將有助於兩岸的統一。

如果認為「一國兩花」中有梅花，台灣就會接受中共的「一國兩制」，那就對統一問題看得太簡單了。說不定民進黨政府會立即棄梅花，以便「去中國化」。

按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花，最符合當前中國社會實際的，是假花，是塑膠花。中國內地甚麼都假，而假花又能永保豔麗之姿，可象徵中共政權永不凋謝。以假花作為國花，再適合不過了。

國花之外，又有國山

內地除了有國花之爭，還有國山之爭。

甚麼是國山？原來在不久前的北京兩會期間，有一名山東的全國人大代表，提案將泰山改名為「國山」，這位叫王元成的人大說，至今大陸未有國山，改泰山為國山，既能增強民族向心力，更有助於民族和諧。

把泰山稱國山，如何可增強民族向心力，實在是莫測高深。至於「和諧」嘛，現在中共最高層奏出來的主旋律是「和諧」，自然甚麼都湊上和諧兩字了。

然而，此議一出，首先在人大之間就掀起了不和諧。安徽黃山市委副書記胡學凡深不以為然，他說，自改革開放以來，有鄧小平作出「把黃山的牌子打出去的指示」，黃山的知名度從此蜚聲海內外，不論黃山或泰山，都是祖國大好河山。國山之名，厚此薄彼，並不適宜。安徽省文史館館長丁士匡說，黃山是軒轅皇帝的煉

丹地，過去只是受交通閉塞、宣傳不夠等因素影響，知名度比不上泰山。不過，近年隨着旅遊觀光業興起，黃山無論是知名度或遊客數量都蓋過泰山。他說，除非不評比哪一個山更應名為國山，要評的話決不能落下黃山。

爭哪一個山是國山，迹近無聊。全國人大放着這麼多與人民切身利益相關的現實議題不去談，卻爭甚麼「國山」，是否有點不務正業？說到底，爭得國山之名，恐怕只是為了增加國家的發展旅遊預算，是利益所在也。

按我說，只要保護中國的名山，不要讓生態環境遭人為破壞，已有助於增強民族向心力了。否則，按目前這樣發展旅遊卻對景點濫施破壞，將來恐怕要把中國園林藝術中的「假山」稱為「國山」，更為適宜。

妙人兒，倪家少女

內地網頁，提出了「世紀絕對」的上聯：「金日成正日，日成金正日」。（按北方話的「日」，作「屌」字解。）這確實是絕難對出下聯的世紀絕對。孔君以「麥當勞燒鴨，燒出當勞鴨」為對，雖欠工整，卻勝在諧趣。一絕。

以人的姓名為對，舊日曾有人出過至今無人對出的上聯，為：「妙人兒，倪家少女。」

「人兒」為「倪」，「少女」為「妙」，這種拆字格，又流暢易明，下聯實比「煙鎖池塘柳」更難擬。

二十多年前，香港有寫作人談錫永，此人懂紫微斗數，又喜歡買賣黃金，更辦過一份經濟周刊以炒金話題為主。他在報章以「王亭之」筆名寫雜文，甚有可讀性。有人以他的名字出一上聯，徵下聯，亦無人能對。上聯為：

談錫永，大言炎炎，談易談金，無非蜻蜓點水。

「大言炎炎」是誇誇其談之意。「言炎」為「談」。他喜歡談易談金，而「金易」又恰為「錫」。「點水」則是「永」。談錫永三字，盡在其中。當時許多文人學士都躍躍試對，可惜無人對得工整而恰切。

趣聯中倒有一帶黃味的姓氏聯絕對。傳有一姓呂的新娘出嫁，親友中有常一起謔玩之徐性男士。徐氏遂出一上聯戲之，聯曰：「**呂氏姑娘，下口大於上口。**」

「呂」字固由兩個「口」構成，但「下口」大於「上口」則涉淫邪之思，實在謔而虐了。

呂小姐亦滿腹急才。她稍想即答：「**徐家公子，斜（邪）人多過正人。**」

「徐」字是雙人旁，是兩個斜人；右邊是一個正「人」。對得妙絕，亦反罵得妙。

刁鑽聯話

一生好讀雜書，喜對聯謎語。正經的記不住，刁鑽的、罵人的、嗒落有味的就記一大籮筐。前文談的趣聯：「**呂氏姑娘，下口大於上口**」，呂氏對曰：「**徐家公子，斜（邪）人多過正人**」，就兼具刁鑽與有味兩大特色。

另一副刁鑽對聯，相傳是龔自珍童年所對。傳聞龔自幼聰穎過人，七八歲即精通詩書聯語。有一老者看不起他，就出了一句上聯給他對。上聯曰：「**二猿斷木深山中，小猴子安敢對鋸？**」「鋸」是「句」的諧音。

龔小童瞬即對曰：「**一馬陷足淤泥內，老畜生怎樣出蹄？**」「蹄」是「題」的諧音，反罵得痛快。

另一有味對聯，是私塾中的老師出給學生的，上聯是：「**大魚食小魚，小魚食蝦，蝦食沙，沙明水淨。**」這個上聯的難處，是前一句之末，即為後一句之首。

一調皮學生，以鹹味對下聯，聯曰：「老師壓師母，師母壓牀，牀壓地，地動山搖。」

前文所記的人名上聯：「談錫永，大言炎炎，談易談金，無非蜻蜓點水」。當時一眾文友，常有聚會，談兄不服說他「無非蜻蜓點水」，他說，應為「豈是蜻蜓點水？」

眾人每次聚會，就扭盡六壬，想為「談錫永」句對下聯。當時似有人拼拼湊湊，對出一個不大成樣子的下聯：

查良鏞，伐木旦旦，查金查庸，豈為一點良？

查先生當時辦《明報》寫社評，古稱伐柯比喻遵循一定原則。「金」可解作貴重，如「金諾」、「金榜」、「庸」可解作功勛，如庸功、庸勛。指他辦報寫社評，有一定原則，重諾重勛，不是僅為賺錢。這已是四分一世紀前的前塵往事矣。

榴槤飄香

早前有外電報道，泰國一位科學家新近培育出一種「無臭榴槤」，據稱其味「柔順如香蕉」，希望藉此向世界推廣榴槤。但許多榴槤愛好者卻說，榴槤不臭，還叫榴槤嗎？

我也屬於愛吃榴槤的「逐臭之夫」。不僅榴槤，幾乎所有被認為「臭」的食物，如臭豆腐，如最臭的芝士，我都愛吃。

榴槤、臭豆腐、臭芝士，討厭的人說味道像垃圾、腐爛的魚、貓屎，或好久沒洗的臭襪。許多酒店、航班，都禁止人們攜帶榴槤。但愛上這些食品的人，對那味道之喜愛，簡直認為無任何食品可及。

其實，臭不臭，是見仁見智。人的嗅覺的敏感度，據稱在所有感官之上。光看香水有多少種不同的香味，花香又有多少種不同，而人的嗅覺都能分辨，就知嗅覺

之靈敏。喜歡榴槤的人，都覺得榴槤不臭，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的味道很強。一個打開的榴槤，即使包得最密，藏得最深，它發出的衝鼻氣味仍會讓人察覺。

在南洋一帶，榴槤的價錢是根據它們的氣味而定的。若榴槤的氣味不是那麼濃烈，就只能賣到三分一價錢。

馬來西亞人稱榴槤為「果王」，這種熱帶水果據說有催情功效。馬來西亞有句俗諺：「當榴槤落下時，沙龍（大馬女人穿的圍裙）便飛揚起來」。落下，就是成熟了，儘管很多人說榴槤臭，但大馬人常說「榴槤飄香」。

榴槤外殼滿是刺，打開就是臭味，也有人以榴槤形容一個人的臭脾氣。但臭脾氣的人多直性子，相處下來你未必覺得臭呢，就像榴槤一樣。

讀友回應絕對選

我在前文錄的幾副趣聯與絕對，竟引起讀者中的高手回應，紛紛來信試對我提出的絕對。其中有的真是令人驚嘆，忍不住在此擇錄，以饗廣大讀者。

最多人對的，是我引錄的上聯：「**妙人兒，倪家少女。**」

有讀友王建龍，對出的下聯是：「**胡為人，偽毛古月。**」古月是內地專門在影視作品中扮演毛澤東的特型演員，原姓胡，藝名古月，從影二十七年，共在八十四部影視作品中扮演毛澤東，零五年去世，「為人」是「偽」，「古月」為「胡」，對得尚算工整。

另一陳姓讀友提供他曾看過的一個下聯，是：「**大言者，諸中一人。**」「言者」為「諸」，「一人」是大。以此下聯對「妙人兒，倪家少女」，對得甚好。

最好的是讀者黃錫祺所提供的前人所對下聯：「**悟言者，諸佛吾心。**」「言者」為「諸」，「吾心」乃「悟」。這個下聯，不僅工整，意境也超脫。真是不禁喟嘆「大野有賢人」了。

王建龍提出的另一下聯是「**溫水皿，無頭玉豕。**」「水皿」去頭是「溫」，「玉豕」加頭是「家寶」，有諷意，但欠工整。

我提出的「談錫永」上聯：「**談錫永，大言炎炎，談易談金，無非蜻蜓點水。**」有一署名「一Q民」的讀友，提出一絕對：「**周恩來，忍藏士口，達心有因，凡是人人麻木。**」

「周」字，忍藏「士口」，「心因」為「恩」，「人人木」為「來」。對得甚妙。我只想在末句改一字：「凡事人人麻木。」Q兄以為如何？

極品拆字「色謎」

讀友「一Q民」以「周恩來」之拆字下聯，對「談錫永」拆字上聯後，又復來信提出一上聯，徵求下聯：

王張江姚，新華四傑，全民共作孽，贖罪得四人，董狐無覓，青史怎說？

此上聯非拆字，又不算刁鑽，但揮斥政事，頗見憤意。來信為「致名采大家」，又說「原自粗人粗語，亂砌一堆；幸獲名采名家，吐玉一對」。我自己就不再多擬，謹在此將此上聯，供名采名家及讀友們去對下聯了。

說到拆字，我記憶中有兩個拆字謎語，以元曲寫成，甚為精彩。據云是「三言」作者馮夢龍所撰，謹在此錄出，博讀友一笑。

其一曰：「燈兒下金錢卜落，此中一一有誰知？待

春來人日俱拋，欲罷何時能了？吾心正焦，有口向誰告？好相交，有上梢來沒下梢。縱是皂白難留，少不得中間分一刀。從今休把仇人靠。千思萬想，不如撇去了好。」

這首曲，謎底是從「一」到「十」，這十個數字。但曲詞寫來甚為流暢動人，寫一個被情人拋棄的女子情懷，卻砌到十個數字，真是乖巧已極。

另一首寫偷情，可稱「色謎」：「了相思一夜遊，敲開金鎖門前鈕，正值黌夜夕陽收。柳腰兒抱住半邊，紅唇兒還未到口。口吐舌尖軟如鈎，還有玉杵在手，不是木頭削就。二八中間直入，挑起腳尖頭。呻吟口罷休。壺中酒點滴不留。倦來人似干戈後。只恐生下孩兒，子非吾有。」

這首曲，謎底是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全曲亦一氣呵成，寫盡偷情房事，極富趣味。我年輕時讀到，竟一直記憶到現在。不能不稱為極品拆字色謎。

裙褲對決

《蘋果》國際新聞版以「裙褲對決」作標題來形容法國大選形勢，實在太妙。

有「法國玫瑰」和「民調的麥當娜」稱號的羅亞爾，長得頗為標緻，身材亦好，她愛穿裙子更是從政女子所罕見。

世界上女王已不稀奇，由民眾選出的女政治人物也早就出現，最早如印度的甘地夫人、菲律賓阿基諾夫人、西方也有過戴卓爾夫人，現時則有新西蘭總理克拉克、德國總理默克爾。不過，所有這些從政的女士，總是避免外界對她們的女性身份的注意，衣着上喜歡穿長褲的深色套裝，即使如戴卓爾夫人穿長裙，也是深色並帶男性化。當然絕不可以想像這些女政治人物會穿比堅尼泳衣拍照。不過，羅亞爾卻穿上比堅尼，而且被狗仔隊跟蹤拍到。她並不介意。

為甚麼？因為在過去，女政治家要顯出自己與男子沒有分別，或者說，要爭取的是：男人可以做到的事，女人也一樣可以做好。以此來說服公眾向她們投票。現在呢？情形不同了。公眾中相當多人看厭了男政客的過多妥協，太會算計，常常言不由衷，於是羅亞爾就反其道而行之，要故意突出自己的女性身份。她表示：「因為我是女人，會有不同的做事方式。」也就是，男人做不到的事，女人可以做到。她穿裙子，穿淺色外套，毫不掩飾自己的女性魅力，強調自己是四個孩子的母親。

民調顯示，不少選民認為母親角色會使女人比較不自私，從而更會為人民福祉着想。所以「裙褲對決」不僅是裙子與穿褲子的男人對決，而且是對穿褲子的女人的反叛。

法國玫瑰的夢想

「法國玫瑰」羅亞爾曾說，若她當選總統，零八年希拉莉也在美國大選勝出，那麼在未來的八國高峰會上，就會出現美、法、德三個女領袖主持大局的場面。她說想起來都興奮。

但希拉莉雖有勝望，民調卻顯示，至少三分一的美國人不相信，美國已經準備好選出一位女總統。法國的民調也顯示，在第二輪投票中，薩爾科齊的勝算高於羅亞爾。因此，羅亞爾的夢想未必能實現。

但女性的政治地位越趨重要，卻是不爭的事實。

裙子在政治上一直比不過褲子，並不是「男女不平等」這些女性主義者常常強調的因素。女人本來就是天生不適合從政。因為政治是妥協的藝術，但女人通常會率性而為，感性主導，未必在政治上能作理性的妥協。不妥協如何參政？另外，政治又是說謊的藝術。女人也

較少說謊，但不說謊又如何參政？

但男人妥協太多，說謊太多，折衷太多，考慮政治現實太多，也讓許多選民厭煩。於是，女人參政就在「換一換吧」這種公眾心理的支持下，脫穎而出啦。羅亞爾強調「女人的時代已經來臨」，說「因為我是女人，會有不同的做事方式」。希拉莉說：「我是一個女人和母親，這個事實是我的一部分」，都是想用女人與母親的真誠打動選民。

針對羅亞爾與希拉莉，批評者指二人「工於心計」、「野心勃勃」和「冷酷無情」。這些形容詞若用在男性政治人物身上，可能不算是缺點甚至還是優點。哪一個總統不是工於心計、野心勃勃與冷酷無情？但用在具有母親身份的政治人物身上，就會引起相信她們真誠的選民的疑慮啦。男女不平等嗎？在心理層次上，大概也是。

再錄讀友聯語

本想不再寫「絕對」、「趣聯」的話題，但讀者的回應實在太多，而且其中真的不乏佳作，有的更是楹聯高手，對拙文引錄的對聯加以指正，如讀者伯森君，實在甚為感激。我對楹聯其實只是「好」之，卻不是「擅」之，所以引錄多多失禮。

就「妙人兒，倪家少女」，復有以下讀者試擬下聯。

伯森君擬：「錦衣者，褚府金帛」；「美木子，李舍大羊」。

C君擬：「王者邑，都城一土」。

智臨君擬：「肖女子，好苑小月」。

這幾副下聯，大體都不差。

就「談錫永，大言炎炎，談易談金，無非蜻蜓點

水」，復有以下讀者試擬下聯。

伯森君：「何香凝，清人可可，何日何禾，衹是左右雙疑」；「何鴻燊，洋人可可，何鳥何江，但見才焱添根」。

C君擬：「何鴻燊，小人可可，何江何鳥，豈是燎原焱木？」

一Q民君擬：「江澤民，工於吹水，四海有幸，不過口沫一氏」。

至於一Q民所出之上聯：「王張江姚，新華四傑，全民共作孽，贖罪得四人，董狐無覓，青史怎說？」他本人其後自撰一下聯：「儒道佛法，中土文化，世代見興衰，補天有神女，女媧再生，風月無痕！」

雜文作家孔捷生也來信應徵下聯：「燕趙吳楚，故國九州，長歌且當哭，招魂唯九鼎，林昭未瞑，赤燐猶燃。」

來信太多，未能盡錄，謹抄如上與讀友共賞之。

絕對與諧對

讀友 Eddie 提出一個可稱更絕的上聯：「食包包食飽」。

我也曾聞這上聯，它的難處是兩個「包」字詞性不同，「飽」由「食」「包」組成，「包」「飽」音同而聲異。

記憶中有人對出有兩個略可的下聯，一為「人主主人住」，另一為「衣壯壯衣裝」。

另一個據聞是古龍出的上聯，是「冰比冰水冰」，也是難對的上聯。

說起絕對，有一個關於絕對的上聯：「思絕對，吟絕對，絕對對絕對，絕對絕對」；有人擬出下聯為：「論不解，言不解，不解解不解，不解不解」。

對得甚好。尤其是，我們常讀到一些「不解」的文

章，還有「不解解不解」的文章，下聯可說比上聯更有意思。

對聯中另有一種叫諧對，又叫無情對。無情對的下聯多無意義，至少上下兩句的文義毫無關聯，但卻工整得離奇。

著名的無情對有：「**五月黃梅天**」，下聯是「**三星白蘭地**」。三星白蘭地是酒名，但「三」對「五」，「星」對「月」，「白蘭地」對「黃梅天」，極為工整。

另一著名無情對的上聯是：「**公門桃李爭榮日**」，下聯對曰：「**法國荷蘭比利時**」，每字都對得工整，無意義卻甚饒趣味。

與此相似的，有人以清末珍妃出一上聯：「**珍妃蘋果臉**」，下聯是「**瑞士葡萄牙**」，也是無意義卻俏皮。

中共建政後常見的口號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有人竟以「**普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為對。信手拈來，卻帶有對嚴肅政治口號的嘲弄。絕甚。

粵語怪聯與怪詩

清末廣東舉人何淡如，喜以廣東方言作對聯，自成一派。其中最著名的是：「一拳打出眼火；對面睇見牙煙。」

以「對面」對「一拳」，以「牙煙」對「眼火」，真是妙手天成，而這副屬流水對，上下一氣呵成。廣東人一看便覺有趣。

另外，他又以一句唐詩配一句粵語作對，如：「有酒何妨邀月飲；無錢那得食雲吞。」以「雲吞」對「月飲」，極妙。

《大公報》的陳凡與陳文統（梁羽生）亦喜收集這種以粵語方言對一句唐詩的對聯。其中可供玩味的有：

徒令上將揮神筆；（李商隱詩）
慣見霸王搭電車。

水緊一聲齊走鬼；
風飄萬點正愁人。（杜甫詩）

白日放歌須縱酒；（杜甫詩）
黑燈跳舞可揩油。

赤柱有食兼有住；
汀洲無浪復無煙。（劉長卿詩）

廖承志之叔父廖鳳舒，則以寫粵語怪詩而獨擅。他寫的《詠項羽》一首堪稱佳作：

又高又大又囉唆，臨死唔知重唱歌。三尺多長鋒利劍，八千靚溜後生哥。既然廩氹爭皇帝，何必頻倫殺老婆。若果烏江唔鋸頸，漢軍追到屎難痾。

另一首詠民初新女性的《自由女》，亦饒趣味：

姑娘呷飽自由風，想話文明揀老公，唔去學堂銷暑假，專嚟旅館扮春宮。梳成隻髻鬆毛狗，剪到條辮掘尾龍，靴仔洋遮高褲腳，長堤日夜兩頭春。

真實比小說更荒誕

陳振聰又被揭出怪事。這位被紫微楊指「本身是不懂風水」的「風水師」，在《風水天地》月刊中，有一篇文章說他當年自稱為「全球唯一『天圖佈局』專家」，曾設「振業興隆堂」，每月收二百五十元會費，教人風水佈局。其中一個奇招，是教客人用痰盂小解，封蓋及置於廳中，聲稱有助「催財」。這是繼他教人燒鈔票擋災後，另一被揭的怪招。

小甜甜遺產案風雲奇詭，已引致娛樂圈紛紛有設計「誰可以扮演誰」的影視演出。然而若真的編成劇本，拍電視劇或電影，它的情節會讓觀眾置信嗎？

一個擁有千億財富的地產經營之神，可以用上億元去打爭產官司，卻會在四年之內立兩份意向相異的遺囑，而且兩份遺囑都竟然不去律師樓由律師作見證。這樣的情節編排可信嗎？

千億富豪，對世事人情相信也不會無所知，怎可能在遺囑中要求聯合國秘書長、中國總理、香港特首來共同監管使用她的遺產？這樣的情節一定被排除在所有編劇、導演的想像之外。

千億富豪，患病已有一段時日，致死並非突如其來的腦溢血或心臟病。她怎會立下兩張意向相異的遺囑及造成歿後出現糾纏不清的官司？又何以會完全沒有將遺產付託予她的親人？何以有關人士（她的親人、風水師）至今不發一聲？

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說：「真實比小說更加荒誕，因為虛構是在一定邏輯下進行的，而現實有時毫無邏輯可言。」若將小甜甜遺產案編為小說、戲劇，將會是毫無邏輯、不可置信的荒誕故事。

隔花人遠天涯近

著名繙譯家傅雷，回應畫家郁風說他「老頑固」，他說：「老頑固至少是 Classic 的。」

我雖不敢說自己Classic，但也算是「老頑固」了，「老頑固」愛 Classic ，對新潮流的一些東西總覺得不對勁，其中之一是某些西方電影的譯名。比如甚麼《翻生侏羅館》、《冧歌有情人》、《美國黐Gun檔案》，簡直不知所謂，完全糟蹋了一部好電影。

想起老頑固以前看的外國電影，片名真譯得好，比如《魂斷藍橋》、《劍膽琴心》、《一曲難忘》、《亂世佳人》、《美人如玉劍如虹》、《除卻巫山不是雲》等等，沒有一點舊學修養，還真是譯不出這樣的片名。

最近看的一部電影《愛在遙遠的附近》，改編自毛姆的小說《面紗》（*The Painted Veil*）。同文邁克認為《面紗》譯得簡陋，應是《化的面紗》，但我覺得《面

紗》也可以了，不一定要把Painted譯出來。現在把片名譯作《愛在遙遠的附近》，變得不明所以，怎麼又是「遙遠」，又是附近呢？譯得太粗糙了。相信這片名是從電影海報上一句話來的，這句話是：「Sometimes the greatest journey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people」。這句話很動人。若真要取其意而變成片名，我想舊文學中的「隔花人遠天涯近」比較貼切而有詩意。

兩個男女主人公，性格本來就不協調，彼此要求對方的正是對方所沒有的東西，因此雖已結婚但二人相距實很遙遠，這正是「隔花人遠」的意思。直到在一次非常勉強的旅途中，彼此發現了對方品格中值得珍重的東西，在天涯漂流反而覺得相互靠近了，這就是「天涯近」了。小說與電影很美也富詩意。

婚外情與婚外慾

電影 *The Painted Veil* 除了片名譯作《愛在遙遠的附近》有點莫名其妙之外，影片其實拍得很好。在「中國熱」中，拍出一九二五年的中國，那煙雨迷濛如中國畫般的山水，國民黨、軍閥、愚民、疾患蔓延的時代，穿插一對夫妻從陌生到了解的過程。

「因誤會而結合，因了解而分手」。這句話常用來形容許多人的婚姻狀態。不過，禾德、潔蒂這對夫妻，卻是因不了解而結合，因了解而產生了真愛。我想，這種情形也是有的，我們常常譴責的過去時代的盲婚啞嫁，其中不少都是如此：結合時互不了解，共同生活才逐漸了解、逐漸融合。直到現代，印度人的婚姻也是由父母介紹、彼此不太了解而結合的。但印度的離婚率相對其他國家都偏低。

電影中的一段婚外情，說明了男女之間在情與慾方面的重大差異。潔蒂在上海與一英國外交官查理邂逅，

而發生了婚外情。她丈夫禾德發現後，給她兩個選擇：如果查理答應與太太離婚，並與潔蒂結婚，那麼禾德也可以同潔蒂和平地分手；否則，潔蒂就要跟他去中國的霍亂疫區，拯救疫民，或者他會以通姦罪要求與潔蒂離婚。潔蒂以為查理在與她通姦時說如何愛她的話是真的。她跑去跟查理說。結果可想而知：查理絕不願意妨礙自己的婚姻，也不願把太太牽涉進去。

對女人來說，婚外情是情慾相連的，有了慾就有了情，有了婚外情就很難回頭。對男人來說，婚外情往往只是婚外慾，在婚外慾中無論講得多麼動聽，到關鍵時刻還是會選擇回到老婆身邊，因為只有老婆才能給男人「家」的感覺。

三錄讀者聯語

本不擬再寫對聯，恐讀者中感興趣者不多。孰料來信來電反應甚盛，更引出不少臥虎藏龍，積極應對。因感不可埋沒讀者才情，故在這裏再續聯話，予以引用。

聯語高手駱廣彬來信，稱我前文所引，以「衣壯壯衣裝」來對「食包包食飽」，是他的「拙作」（應為傑作）。此外，他又說，他曾以「信言者，諸姓人言」來對「妙人兒，倪家少女」，他的下聯已收載於梁羽生所編之《名聯觀止》一書。

駱先生又為古龍所出之上聯：「冰比冰水冰」，撰多副下聯，其中較佳的，是「雪崩雪山雪」。因有「雪」字的字謎句是：「大雨落在横山上」，横山就是「彐」字，因此可解作山。他又稱，作此聯是因閱報，悉雲南梅里有雪山雪崩，二人遇難死，六人傷，故悟出下聯。駱先生又提供其他下聯為：「像靚像人像」、「食要食良食」等，均有可取之處。

另有署名小燕子的讀者，對出「冰比冰水冰」的下聯，是「狼較狼狗狼」。我覺得亦不錯。（附言小燕子：本人非「小姐」，乃「先生」也。）

前文引讀者C君的「王者邑，都城一土」，對「妙人兒，倪家少女」。C君解釋「一土」是「土地的土，周室分封諸侯，周王權力僅限於洛邑的意思」。

C君另有一下聯，對「談錫永，大言炎炎，談易談金，無非蜻蜓點水」；他對曰：「何志平，庸人可可，何心何士，半是烏龜縮頭。」C君解釋：「總理訓示高官：士不可不弘毅。志平者，不弘毅也，有沒有心機做好這份工頗成疑問。半字上部縮入中間，則是平字。」

高手名句尚多，不能盡錄。

食肆喻世名聯

有署名「古稀老人」的長者來信，提及我引何淡如之聯：「有酒何妨邀月飲，無錢那得食雲吞」。他說現時威靈頓街尚有一創業於一九四六年的黃枝記粥麵專家，將上述對聯改作懸於門外，聯為：「無酒安能邀月飲，有錢最好食雲吞」，令該店增添思古情懷。

「古稀老人」稱往昔飲食業多有此懸對聯之特色。我記得灣仔的檀島咖啡店，曾以咖啡蛋撻為聯懸於門外：「檀香未及咖啡香，島國今成蛋撻國」。雖非佳作，但頂嵌「檀島」二字（稱鶴頂格），也算花了心思。

食肆聯中，較出名的是廣州北園酒家和從前的大同酒家。北園酒家的兩副頂嵌及尾嵌「北園酒家」四字和另一副尾嵌「北園」二字的對聯為：「北郭宣春酒，園林食客家」、「極勝樓台光郭北，幾番觴泳集名園」。

大同酒家之對聯，頂嵌「大同」二字，可說寫盡世情：

大包不容易賣，大錢不容易賺，針鼻鐵，盈餘只向微中削；

同子來飲者多，同父來飲者少，簷前水，涓滴何曾見倒流。

此聯簡直是絕世名聯。香港三、四十年前，上環也有一間大同酒家，店內有區襄甫所書此聯的鏡屏。

杭州三雅園茶樓所懸掛的對聯也是一絕：

為公忙，為私忙，忙裏偷閑，吃碗茶去。

求名苦，求利苦，苦中作樂，拿壺酒來。

這副對聯既切合茶樓身份，亦寫盡世態。

一九一六年，香港中華酒店開張，以「中華」為鶴頂格徵聯，獲獎者為一約二百字的長聯。亟可觀，因太長，無法錄出。香港淪陷時，此酒店停業，所懸長聯亦不知去向矣。

不過如此

愛談情色事，也許是人性，連一本正經的人也不例外。古代野史中流傳下來最愛玩弄口頭情色的，當推大文學家蘇東坡，他的妹妹蘇小妹，還有就是常跟他二人一起談禪又愛開玩笑的佛印和尚。

蘇小妹三難新郎，是眾所周知的故事。蘇小妹與著名詞人秦觀結婚，小妹出一上聯：「**閉門推出窗前月**」，要新郎對了下聯才可入洞房。秦觀在院中苦思，蘇東坡見狀，即向池中投了一石，秦觀頓有所悟，遂對曰：「**投石衝破水底天**」，既雅又絕。

講到情色，在蘇小妹少女初長成之時，有一次在井邊剖魚，蘇東坡騎馬回來，見到就說：「**妹妹剖魚，蹲下來一剖兩半**」。這是暗指女性的性器。蘇小妹猶豫一下，將頭微抬，回說：「**哥哥騎馬，跨上去又加一鞭**」。對仗工整，而意識大膽，更超今日之《中大學生報》。

佛印和尚與蘇氏兄妹二人，講話鬥嘴百無禁忌。一天，他來到蘇家，見蘇小妹側睡牀上，就出一上聯給小妹對，上聯是：「**一女孤眠，縱橫三隻毛眼**」，又是暗指性器。蘇小妹毫無顧忌，即答曰：「**二僧同榻，顛倒四個光頭**」，也以男性性器回答，除了對仗工整，還訕笑了和尚頭。

蘇小妹與佛印的故事，最好笑的一段，是說蘇小妹新婚第二天回娘家，佛印上門，悄悄問小妹：「昨宵滋味如何？」小妹臉一紅，隨即答：「三天後到寶寺進香，再告訴你。」三天後，蘇小妹去佛印的寺廟，佛印見到，急不及待問：三天前的問題，有答案否？小妹說，已寫在貴寺的大鐘內。佛印於是把光頭伸入大鐘內，只見裏面貼着一張字條，上書：「**不過如此！**」佛印暗叫：又上了小妹的當。

至理禪語

蘇東坡、蘇小妹和佛印的互比才情、亂開情色玩笑的故事，流傳甚多。話說一日蘇小妹側睡看書，佛印來訪，小妹未及起身，佛印即隨口出一聯：「**仕女側臥，橫口豎口，豎口橫口**」，意思是本來打橫的口變成打豎，原來打豎的口變成打橫，不僅意識大膽不雅，而且是有意調侃、挑逗。小妹見佛印彎腰拿一矮櫈要坐，也隨口對曰：「**和尚倒掛，上頭下頭，下頭上頭**」，也以男子性器與和尚光頭為題，妙絕。

與「**妙人兒，倪家少女**」境界相似的，還有蘇小妹曾以佛印太愛開葷笑話，遂出一上聯：「**人曾是僧，人弗能成佛**」；「人曾」合成「僧」字，「人弗」則合成「佛」字，意思是你只能當和尚，絕不可成佛。佛印對曰：「**女卑為婢，女又可稱奴**」，「女卑」合成「婢」字，「女又」合成「奴」字，而古代女子也常自卑稱「奴家」。

蘇小妹才思敏捷，悟性極高。有一日蘇東坡與佛印在林中打坐，日移竹影，已坐良久，佛印對蘇東坡說：「觀君坐姿，酷似佛祖。」蘇軾心中歡喜，他看到佛印的褐色袈裟拖在地上，就取笑他說：「上人坐姿，活像一堆牛糞。」佛印但微笑不語。蘇軾以為佛印吃了一記暗虧，回來禁不住告訴小妹，想不到小妹說，「哥哥你輸了，試想佛印以佛心看你似佛，而你又是以甚麼樣的心情看佛印呢？」

這是談禪故事當中，最堪記的一事。你以甚麼樣的心去看別人，就會看出別人是甚麼樣子。我們常常看不起別人，實際上心中就懷着偏狹。若心中寬宏，自然就會看到他人的種種長處。以佛心看人似佛，以牛糞之心看人就似牛糞。實是至理禪語。

有讀者金弓來信，提一下聯「立國全憑一口戈」，欲徵上聯，特邀各方高手拔筆相助。

覆讀者並記長聯

讀友洪先生來信，指拙文所引蘇軾之情色聯「絕非東坡所作」。因這是我年輕時讀野史稗聞所抄下，容或抄錯或引錯，寫出來聊博一笑而已。承教了。

讀友香江釣翁以毛筆宣紙來函，行書漂亮，幾令我要壓鏡鑲裱。來函提一聯句：

人境廬主人黃遵憲，名遵憲，悟遵憲，夢遵憲，炎黃子孫人人遵憲，人境太平矣。

來函稱，擬借此地方徵對。感釣翁意誠，謹錄此，與前文金弓之「立國全憑一口戈」一起，誠邀海內外文士賜對。

釣翁應是長期心有所感，才發「遵憲」之籲。因炎黃子孫最常見的事，是「人人違憲」，連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也說，「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中央的權力」。

而不知政制乃憲法亦即《基本法》所規定，應屬憲法的權力。至於中共建政後多少次違憲更是罄竹難書。

讀者L君來信，要我錄出一九一六年中華酒店長聯。查此聯為開平人關鶴年所作，謹錄如下：

上聯為：「中原逐鹿，起自何年？適當時事艱難，講甚麼將相王侯，方算非常厚福；但得驅車小駐，差堪聯袂同登。李青蓮，吟詩百篇，陶靖節，花開三徑。曠觀往代騷人逸士，大都觸景騁懷，到其間，紅袖校書，綠衣對酒，願進清平雅調，消千古閑愁，說短論長，今夕只可談風月。」下聯為：「華屋停驂，來從哪處？莫向塵寰勞擾，走不盡東西南北，誰云別有坦途；倘教拄杖遙臨，聊以提壺共酌。蘭亭會，群賢畢至，金谷園，萬物爭妍。統計前朝勝地名區，亦屬留心寄托，看以外，輪船星速，鏡海潮回，稍伸暢敍幽情，趁一場閑樂，高瞻遠矚，故鄉無此好河山。」

確屬長聯佳作。「故鄉無此好河山」，僅是當時景象乎？

法國人抗拒迪士尼

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一年半，表現未如理想。美國迪士尼總公司公佈季度業績，指出香港迪士尼樂園人流不升反降，收入減少，虧損增加，影響集團收益。香港迪士尼樂園發言人表示，正考慮多個融資方案，擬注資將樂園擴展。但作為樂園大股東的香港特區政府已表明無意動用公帑增加樂園的投資。

特區政府九九年與迪士尼簽約，政府總投資高達二百四十億元，佔五成七股權。當時有人稱之為「割地賠款」，從其後樂園的營運來看，這說法恐怕未算過份。

迪士尼樂園雖屬名牌，但本身帶有濃重的美國文化滋味。去美國旅遊的人，大概都會樂意去洛杉磯或奧蘭多的迪士尼樂園玩玩。但迪士尼樂園搬去美國以外的地方，比如東京，比如巴黎，就有需要與當地文化作一些調適，不能原汁原味照搬美國的一套。因為迪士尼不同於麥當勞和星巴克，不是快速吃完喝完就走的，而是須

要在裏面玩一整天，住進迪士尼園內酒店的甚至會玩兩天。若文化滋味不對頭，又或者當地人認為去美國才要去迪士尼的話，迪士尼的客量就無法提升。

以巴黎迪士尼樂園為例，在一九九二年建園，到一九九四年仍是嚴重虧損，原因就是美國與法國的文化差異。法國人崇尚大自然以及寓教於樂的休閒觀念，會認為迪士尼世界幼稚、愚蠢和無聊，米奇老鼠、唐老鴨的「永遠的微笑」，法國人認為法西斯社會才有。迪士尼灌輸的道德教化讓法國人難以忍受。園裏的速食文化、速食歡樂，集消費主義精神大全，每十分鐘就有的物質誘惑，也令家長們反感。

九四年，巴黎的迪士尼作了一些文化調適，遊客量才增加。但至今大部分遊客仍不是法國人。

文化調適

巴黎迪士尼在一九九二年開幕的時候，原叫「歐洲迪士尼樂園」。一開始，法國人對這種美國文化已有排拒心理，開幕第一天遊客人數只有預估的十分一。法國社會學家布希亞說：「迪士尼樂園是真實的美國」，他不希望迪士尼樂園的文化改變法國，使法國變成（文化上的）美國第五十一州。

法國人進餐是一種享受，進餐時喝一點酒是根深蒂固的習慣，但在歐洲迪士尼樂園，快餐不僅昂貴而且比飛機餐還要難吃，園區內更要禁酒。這種進餐為了填飽肚子的速食文化，絕不適合法國。在員工管理方面，歐洲迪士尼要求以英語為工作語言，並規定員工的穿着、化妝和指甲長度。這不僅使當地僱員感到不舒服，而且對歐洲説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的遊客來説，也不喜歡在玩樂時要聽英語。

連續兩年嚴重虧損，歐洲迪士尼樂園終在九四年改

名巴黎迪士尼樂園，因為「歐洲」一詞具有商業及貿易氣息，巴黎的名稱則符合全世界對巴黎的浪漫想像。同時又委任了一名法國人任總監，除增加法語作為工作語言之外，並有多語導遊為歐洲其他國家的遊客服務。進餐時也開放了賣酒。此外，又有三百六十度播放歐洲歷史的影院，以及會說德語的白雪公主，因為白雪公主的故事源自德國格林童話。一年之後，巴黎迪士尼開始有盈利。

二零零二年，開幕十周年，巴黎迪士尼有了一個以影城為主的主題公園，在文化調適中終於同歐洲人的文化品味相接近了。歐洲人的年輕一代，受電影電視影響，也較能接受迪士尼文化。不過，十五年來巴黎迪士尼儘管已在歐洲立穩根基，但遊客中，法國人仍僅佔百分之四點三。

文化調適不容易。香港迪士尼樂園能否適合香港人及內地人口味，仍待觀察，也仍要迪士尼方面作努力。

立國全憑一口戈

自刊出讀友金弓與香江釣翁的徵聯後，不到一星期，收到應對之聯語多達二、三十個。可見不少讀友熱衷中文國學，而且其中不乏高手。本文起，我就陸續刊出讀友的應對聯語。

金弓君出的是下聯：「立國全憑一口戈」。這句下聯形式上的要點是：「國」字含「一口戈」三字。在內容上，則指向以武力建國並以武力治國，是為霸道而非王道。

讀者應對的上聯，我以形式上與上述切合並合平仄，又在內容上能對應的為首選。但也會錄出不合平仄又內容不對應之聯語，畢竟有興趣作嘗試就是好事。

伯森君以「圈地但為半邊土」對「立國全憑一口戈」，應屬最工整而且意思也最貼題。

雜文作家孔捷生以四句為對，分別是：「聽雷可卜十日雨」、「平湖波蕩秦時月」、「平湖堪照秦時月」、「觀驫何止三匹馬」(驫為多馬奔馳意，音飆）。

駱廣彬君亦擬三句上聯，分別為：「伐魏翻成八千鬼」、「哭慟震聲千里力」(倒裝句法，意指聲力震動千里之外）、「洪拳對壘二人手」。作者認為首聯較工整，但次聯應更貼時弊。

另有楊兆睦君的「齊家要有半欄豕」和柏振光君的「成家衹靠這頭豕」；吳先生的「頂天不少一大人」，馮小小君的「封侯只靠工人矢」，嚴中耘的「堅椿端仗三人白」；智臨君的「劍新樹立千斤木」；黃宜強君的「亡黨皆因堂內黑」；游文君的「共產無須文彥生」，「打倒難免刀至人」。

應對太多，未能盡錄。C君則以金弓君聯語，對之成一首拗句詩，也值得欣賞：「孤家盡毀千年史，立國全憑一口戈，文化空言眾無賴，胡來入世漢唐歌。」讀者中臥虎藏龍果然不少。

釣翁上聯之應對

就「立國全憑一口戈」而對的上聯，陸續寄來，我會於後文發表。本文，先就香江釣翁所出之上聯，介紹一下讀友們應徵之聯語。

香江釣翁之上聯是：

人境廬主人黃遵憲，名遵憲，悟遵憲，夢遵憲，炎黃子孫人人遵憲，人境太平矣。

喻意極好，但就非常刁鑽難對。聯語高手駱廣彬君說：顧得了對仗工整，又顧不了平仄聲韻，顧得了人名切合，又顧不了史實。

但仍有人對出了佳作。

伯森君所對之下聯是：

老學庵長老陸務觀，字務觀，思務觀，學務觀，華夏兒女個個務觀，老學興旺哉。

陸務觀，就是宋代詩人陸游，號放翁。所謂「務觀」，據我之認識，應指着重實務的思想觀與學風。

駱廣彬君的二聯亦佳，其一為：

春在堂賞春俞曲園，字曲園，建曲園，遊曲園，丹青貴胄春春曲園，春風得意哉！

俞曲園是晚清經學大師，名俞樾，字曲園，精訓詁之學。他的曾孫是紅學家俞平伯，曾遭毛澤東支持的李希凡批判。杭州曲園墓是一旅遊景點。

駱君另一聯為：

燕子樓孤燕關盼盼，心盼盼，日盼盼，夜盼盼，青絲孀婦燕燕盼盼（此「盼」字須讀平聲），燕侶何日歸。

關盼盼是唐代青樓名妓，是史上十二青樓佳人之一，被徐州守帥張愔納為妾。兩年後，張愔病逝，張家妻妾紛紛自尋出路，惟盼盼與一年邁僕人住徐州城郊之燕子樓，過着清心寡慾的日子。她的事情引起詩人白居易關注，並為她寫了一首詩。駱君此二聯俱工整。

胡耀邦、曾當奴入對

香江釣翁所出之上聯，應對讀友不及「立國全憑一口戈」那麼多，大概確實難對，但仍有幾款可取。為方便欣賞，先再錄上聯：

人境廬主人黃遵憲，名遵憲，悟遵憲，夢遵憲，炎黃子孫人人遵憲，人境太平矣。

雜文作家孔捷生應對之下聯為：

賢林譜先賢胡耀邦，志耀邦，未耀邦，孰耀邦？民主社會個個耀邦，賢林欣慰乎。

就意義來說，這下聯對得甚好。

關小姐所對的下聯，指向香港政事：

天子僕護天曾當奴，宇當奴，甘當奴，醉當奴，府衙臣舅天天當奴，天子莞爾也。

有意思。只是「醉當奴」若改「怎當奴」或較切合時事。

伯森君另有兩下聯，均以明代人方孝儒為題材：

正學堂先正方孝儒，授孝儒，思孝儒，行孝儒，中夏兒女個個孝儒，正學興旺哉。

遜志齋首遜方孝儒，授孝儒，思孝儒，行孝儒，中夏兒女個個孝儒，遜志安定哉。

方孝儒，字希直，號遜志，明代人，在四川任教時，蜀獻王名其讀書處為「正學」，所以又叫「正學先生」。受朱元璋賞識，後燕王朱棣反，朱棣命方孝儒起草即位詔書，方抵死不從，朱棣將他處死，滅十族(九族及學生)，達八百多人。死後有《遜志齋集》等作問世。

香江釣翁來函，轉致他的友人C君所擬之下聯：

長安客詞長白樂天，性樂天，情樂天，詩樂天，元白歌行長長樂天，長安居易乎。

白樂天，即唐代詩人白居易。以白居易和元稹為代表的「元白歌行」是著名詩歌流派。

廣東歇後語

在一個江門市的地方網頁看到一些有趣的廣東話歇後語，其中有些是我們已經知道並常用的，比如「隔夜油炸鬼」，意思是「冇晒火氣」；「水瓜打狗」，意思是「唔見咗一截」。但也有些是很少見或已經失傳的，僅在此作些介紹。

「半夜食黃瓜」，是「不知頭尾」，因黃瓜的頭和尾都是橢圓形的，半夜無燈光，於是「不知頭尾」了，這句話適用於對事情的來龍去脈不清楚。這是半夜沒有電燈時代的歇後語。

「蕹菜文章」，意思是「半通不通」，蕹菜，即通菜，它像竹子一樣，一節一節，節之間有的互通，有的不通。現代人寫中文，大概都是「蕹菜文章」。

「白菜煮豆腐」，意思是「一清二白」。白菜是青，青、清同音，豆腐是白，故白菜煮豆腐，就是一清二

白。北方同一意思的歇後語是「小葱拌豆腐」。

「賣鯇魚尾」，意思是「搭嘴」。廣東人講究每種魚有不同的美食部分，有所謂：「鱅魚頭，鯇魚尾，塘虱中間蛤乸髀」的説法。鯇魚尾是美食部分，鯇魚頭就不那麼受歡迎，因此當有人買鯇魚尾時，賣魚者就會搭配鯇魚頭、鯇魚嘴給顧客。故「賣鯇魚尾」就構成「搭嘴」這歇後語。「搭嘴」是指對於與自己無關的事，或自己不懂的話題，也要插嘴。

「白糖炒苦瓜」，意思是「同甘共苦」。這句歇後語易理解，白糖炒苦瓜，苦瓜帶甜味，故喻「同甘共苦」。

「指天椒」，意思是「越小越辣」。本有一句「薑是老的辣」，但也有年紀小小就很有本事的人。指天椒，是辣椒一種，以小而辣味濃烈著名。現在講的「辣椒仔」，與指天椒意思相同。

親不見，愛無心

本文且就聯語事再與讀友們作一些交流。

先列出讀友就「立國全憑一口戈」對出的一些較佳上聯。

SC君的上聯是：「稱邦須具三十邑」；銀箭君的上聯是：「建廟宜擇十月早」；讀者甲君所擬有兩個上聯，分別是：「作詩豈囿寸土言」和「得意當自立心日」；游文君的兩聯為：「和諧盡在言比白」和「權謀豈止木甘言」。另一署名「待旦遺民梁戈」的讀友，也寫來一詩：「齊家尚看豬和屋，立國全憑一口戈，大囗無戈也當國，魑魅當道視若無。」「囗」是「圍」的古體字，第三句可讀「大圍無戈也當國」。

伯森君來函，就我所解的「務觀」再釋義，他說：「務觀，可解作：致力於研究達觀真理。也可解作：從事於研究細緻的思維。古語云：粗思曰覺，細思曰觀。

此之謂也。觀，是道教廟宇，因此，務觀還可以解作：致力於老學道教。」承教了。為讓讀者更精確了解伯森君之下聯，玆再錄一遍：「老學庵長老陸務觀，字務觀，思務觀，學務觀，華夏兒女個個務觀，老學興旺哉。」

游文君來信出一上聯徵對：「至親不見新中國，心愛僅存舊中華；簡體出，鬼神哭。」其後又自對下聯：「禮失曲豆沉九鼎，地靈火赤旱神州；正氣塞，天地泣。」

這是哭簡體字。簡體之「親」字無「見」旁，「愛」字無「心」，「禮」字不見了「曲」與「豆」，「靈」字則寫成「灵」。游文君之聯頗見心思。

中國話

聽說台灣女子歌手組合S.H.E的專輯中有一首歌《中國話》在台灣掀起熱潮，我也在網絡下載來聽聽，果然是十分過癮的「繞口令」(也叫急口令)：「扁擔寬板凳長扁擔想綁在板凳上／板凳不讓扁擔綁在板凳上／扁擔偏要綁在板凳上……」這是我們小時候也曾苦練的繞口令，在這首歌中配合巧妙明亮的和聲，新鮮、寫意，又節奏感十足。連我這樣的老人都想聽完再聽，受年輕人歡迎是不在話下了。

我小時候在北京住過，那時也學講繞口令，當然不是這個最新版本的「扁擔寬板凳長」。我記得那時最愛講的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還有：「門上有把刀，刀倒吊着。」用國語講得快，還真是不容易。

S.H.E的《中國話》以全世界學中文的流行風為題材，其中有趣的歌詞有：「多少年我們苦練英文發音和

文法／這幾年換他們捲着舌頭學平上去入的變化」；「全世界都在學中國話／孔夫子的話／越來越國際化／全世界都在講中國話／我們說的話／讓世界都認真聽話」；「各種顏色的皮膚／各種顏色的頭髮／嘴裏唸的說的開始流行中國話」……。

不過，這首《中國話》雖在台灣大為流行，但在努力要「去中國化」的政治人物眼中，卻是「政治不正確」之至，他們認為太過吹捧中國，故嚴詞抨擊，並發起抵制，但抵制發動不起來，年輕人根本不當一回事，照唱照熱不誤。你要跟這些狂買S.H.E新專輯的年輕人說，怎麼對中國那麼捧場，未免太不愛台灣了吧。他們會回答：「聽歌就聽歌嘛，想這麼多做甚麼？」若再勸他們要愛台灣，他們或會說，我們不是講「中國」，我們唱的是《中國話》，在台灣，我們不是也講同樣的話嗎？

女皇與首相

行文時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即將離任。在電影《英女皇》中，拍出了貝理雅與英女皇良好的互動關係。但實際上，女皇對貝理雅十年首相生涯，是否也有微言呢？

英國《星期日電訊報》透露了與女皇私交甚篤的幾個友人的談話。對於電影《英女皇》的描述（貝理雅說服女皇從鄉間返回倫敦，參加戴安娜喪禮），女皇並無異議。但貝理雅親信事後誇言，唐寧街十號「拯救了皇室」，女皇就稍有「驚訝」。英國上流社會的含蓄說法，「驚訝」就意味着「不悅」。

女皇私下認為貝理雅對「鄉間問題」缺乏了解。女皇喜愛各類鄉間活動，愛飼馬和養獵犬，貝理雅政府卻下令禁獵狐和追捕野兔。女皇對此不以為然。

女皇私下也認為貝理雅對英國傳統，比如上議院，進行了不必要的干預改革。對英國出兵伊拉克，也表示

擔憂，她甚至懷疑貝理雅過份取悅美國，以致疏遠她所喜歡的英聯邦。

一些首相和女皇的會晤事宜，也有令女皇「驚訝」之處，比如貝理雅逕自將歷任首相每周面見女皇的時間，由周二下午改為周三下午，又比如貝理雅夫人彭雪玲在首次晉見女皇時不僅沒有行屈膝禮，甚至還穿長褲沒穿裙子。穿長褲令當時在生的皇太后感到受冒犯。

過去首相離任前，循例會舉辦晚宴向女皇致敬。但到（零七年）六月廿七日貝理雅下台時止，並無訂出晚宴日期。而他與女皇的各自日程也已排滿。

儘管在貝理雅任內，女皇有種種不滿，但她一直嚴守分際，只對首相提出建言和鼓勵。對那些令她不悅的事，她的做法就是等待，等待新首相上任。在貝理雅之前，她已送走了九位首相。她的耐性和自我約束權力，是她五十多年來仍受英人以至國際輿論愛戴的原因。

六四的兩首詩

今天是六四。王維林隻身以血肉之軀阻擋一長串坦克前進，是六四的經典畫面，但王維林是誰？究竟這個阻擋坦克的人是不是叫王維林？他今天在哪裏？是十八年來的一個謎。

六四對我來說，另一個謎是兩首沒有署名的詩。這兩首詩六四前張貼在天安門廣場北側地下道的牆上。香港報章似沒有刊過這兩首詩。零六年北美出版的《六四詩集》也沒有收進去。我六四前在台灣報上讀到。詩也是經典的。我讀時亟感震撼，也就抄錄了下來，一直保存至今。兩首詩都頗長，這裏錄下其中一些警句。

一首題為《中國》：「他的手又開始蠢蠢地活動／把我的腿鋸下來／把我的頭拋向刑場／那些孩子們仍在教室裏呼吸／無數辦公室的門打開又關上／選民一致通過／聊天看報喝茶／這群奴隸早已現代化了／我的自由被沒收／鎖在衣櫃裏／和內褲一起發霉……

「這片無聲的土地足以毀盡我／我不願再生……我的頭顱裝滿了火藥……我翻身起牀／卻聽見／腳下一箇箇男人還在沉睡。」

另一首題為《瘋女人》：「中國／一箇殺死了自己的兒子的父親／在這夜裏又淩辱他的女兒／中國／中國／一口活的棺材／我白白地陪葬了你們幾千年……

「建立在謊言之上的報紙／與建立在灰燼之上的長城是同一的／文質彬彬的學者／不願下葬的老人／與那些滿不在乎的青年是同一的……他們使我作嘔／我要吞下所有的欺騙和罪惡……中國的／骯髒的／用星星紋身的夜／又姦夫似的／趴在我肩上……」

如此激憤，又如此現代。作者是誰啊？

昨夜的風

八九民運有過不少詩篇，大部分都是在各大學校園及天安門四周張貼的。但像《中國》與《瘋女人》這麼有現代詩意味而又如此感人的作品，卻可以說是中國數十年詩壇所僅見。

另外一首是當時北京大學一張大字報中的詩，題目似是《四十歲的女人》，詩很短：

我剛懂事時就愛上了你／你是世上最好的女人／而昨夜的風／吹掉了你溫情的面紗／露出一張四十歲女人／奇形怪狀的臉。

八九年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這首詩的喻意很清楚，也可以說很直接。

我們年輕時，最常看到的一個比喻，就是把祖國比作母親。我自己當年就以愛自己母親的感情愛祖國，相

信她是世上最好的女人。許多在內地出生與成長的年輕人，剛懂事時也被灌輸這種愛祖國如愛母親的感情。

然而，「昨夜的風」來了。張貼這首詩的時候，應該還沒有到六月四日，也就是屠城尚未開始，只不過，戒嚴令已下，軍隊也開進北京了，北京城尤其是大學校園區，已嗅到了腥風血雨的氣味。這一陣腥風，把「人民共和國」的溫情面紗吹掉了，它還是一個愛人民的政權嗎？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嗎？面紗吹掉及露出了一張四十歲女人的臉。四十歲女人的臉通常並不醜陋。但露出來的，卻是奇形怪狀的四十歲女人的臉。

為甚麼是奇形怪狀呢？建立在謊言之上的傳媒，建立在灰燼之上的所謂鋼鐵長城，不願下葬的老人，滿不在乎的青年，還有那紛亂的價值標準，那人與人間的關係……真是「奇形怪狀」。讀了這首詩，經歷了六四，我與許多人在年輕時對祖國母親的愛，也就徹底破滅了。昨夜，香港，又讓人憶起那陣風。

靈氣損，乾坤亂

六四那一天，接到游文君為「八九六四」寫的對聯，謹錄如下：

八九屠城二九年，九品錦衣嘫發癲；奸邪匿境內，魔影藏北京。

六四流血十八載，四方義憤依然在；正氣聚維園，燭光照香港。

「二九」，即十八。錦衣，是明代所設錦衣衛，後泛指軍警特。嘫，是子彈發出的聲音。

前文游文君出之上聯及自對下聯，有伯森君回應。游文君之聯再錄如下：

至親不見新中國，心愛僅存舊中華，簡體出，鬼神哭。

禮失曲豆沉九鼎，地靈火赤旱神州，正氣塞，天地泣。

伯森君先對出下聯：

「學業無根古漢語，門開全變今漢字，歪風起，花草謝。」（簡體字之「業」只有頭沒有根，「開」字之門也不見了。）

其後伯森君又以游文君之上聯「至親不見……」作為下聯，並另擬上聯為配：

「良馬披鬃古漢隸，鳥鳴全變今漢字，繁星落，規矩破。」（簡體之「馬」字，不僅馬頸無鬃，而且四蹄被斬，連成一線。）

並以游文君自對之下聯「禮失曲豆……」為上聯，而另對下聯：

「龍介尤尨霸一方，村馬蹄平遊鬼蜮，邪風吹，士紳憂。」（簡體之「龍」字，其形狀介乎尤字與尨字之間。尨，讀如忙，雜色；又是狗的一種，多毛。）

游文君又為「至親不見……」另對一下聯：

「身體去骨失精髓，保衛無道喪國魂；靈氣損，乾坤亂。」（簡體之「體」字無「骨」，「衛」字無「行」，「靈」字損，「乾」也變了「干」。）

金弓君選出最配對

自從我寫了幾個妙聯之後，也就引來喜好對聯之讀友紛紛回應。金弓君、香江釣翁與游文君也出了聯句來徵對。其中，金弓君的「立國全憑一口戈」，所獲反應最多。除了已在前文錄下的之外，另有兩句亦不俗，一為伯森君的「從政切忌反文正」，另一為黃宜強君的「當官常備兩張嘴」。黃君解釋，立國者為君，當官者為臣。立國者「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尚無可厚非，政權既得，出坦克、軍隊開槍對付平民，就是暴君了。當官者為臣，有「官字兩個口」之說，巧言令色，反口覆舌，自非好官，以「當官」對「立國」，喻意也不錯。

錄出讀友來對，只是互相交流心得，以增聯趣，並非要作評選。既無評選委員，我本人更非專家，當無哪一聯語可為首選之評定。不過接到金弓君來函，他是「立國全憑一口戈」之出對者，他表示，「反覆思考後，覺得字面或內涵，還是銀箭先生的『建廟宜擇十月早』最配對。那建在十月早的廟堂，靠的正是槍桿子。

我搜索枯腸十幾年對不出的聯句，終於成對。謝謝先生的幫忙，也請代為向銀箭先生致謝。」

為此，我就藉此，宣告由原出句者金弓君選出之「最配對」聯語：

建廟宜擇十月早；
立國全憑一口戈。

「廟」含「十」「月」「早」三字；「國」含「一」「口」「戈」三字。建廟表示豎立一個供人膜拜的殿堂，立國亦無非要萬民歡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十月早，立國前奪取政權與建國後的管治，憑的也是一口戈。這或可稱為一個甚好的聯語。能否傳世，看造化了。

未知香江釣翁有哪一聯較為中意？

悼亡與懷想八篇

感情軟弱的平常人

兩個多月來，我寫的「蘋論」停了，電台的讀書節目停了，最近一周「名采」的專欄也停了，不少人問是甚麼原因，早前《蘋果》港聞出了一段消息恐已提供了答案：跟我相守了半個世紀的愛妻走了。從病重到辭世，看着她逐漸衰弱、凋零，我心如刀割，經歷了人生最艱難的時刻。

我一生經過不少磨難、挫折，遇過不輕的壓力，想不到在世人常會碰到的老年喪偶這等閒事上卻最感沉重，心緒從焦慮到哀痛到幾乎難以自拔，使我由衷地從自身經驗中體會到我在二十多年前寫下的一句話：人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但同樣的痛苦若有十分一發生在自己身上，就很難承受。我一向擇善固執，自以為理性堅強，不認為自己是弱者，到頭來發現自己也是一個感情軟弱的平常人。

無論是在文藝作品中，還是傳媒報導的社會新聞

中，愛情悲劇都是年輕人的事，老伴去世算甚麼悲劇？怎麼值得傷痛？但當事人就是另一回事了。過去兩個月，以至終局，對我來說，就是人生的傷痛與悲劇。

李怡不是我的本名，是五十多年前與麗儀談戀愛時取她名字的諧音而用的筆名，一用五十多年，已成為本名了。這五十年來，前二十年她抗拒種種政治壓力，對我不離不棄；後三十年麗儀伴着李怡同行，對我的寫作生涯有着關鍵的影響，署名李怡或齊辛的文章裏也淌着麗儀的心血，有着她的支持與直接的助力。在她大去後的兩個晚上，我徹夜難眠，腦裏翻騰許多往事，總合出以下的句子：

結緣逾半世紀情人妻子終身良朋忍令天凡永隔；
牽手近一甲子說事談心朝夕侶伴只餘舊夢縈懷。

就以此聯置於她的靈右，並永遠銘記在心。

近事與往事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

這十多天，天天想到李清照這首《聲聲慢》。以前讀這首詞，只覺意境情境動人，現卻有了切身體會。我不是自憐自艾的人，也不會害怕冷清。寫作人本來就該耐得住寂寞，也有人說，寫作是苦悶的象徵。但在一人置身於一間空蕩蕩的屋子裏時，真有「尋尋覓覓」的感覺。是的，我在找尋她，卻再也見不到，「只餘舊夢縈懷」。

舊夢中最常湧現的近事，是她在病榻中說的幾句話。耿耿於懷的是她有一天要我在醫院陪她到天亮，女兒怕我第二天會垮掉，說反正護士照顧，我不該留，我也不堅持。舊夢中她突然說想「了結」，她說不想再拖累我，我淌着淚說千萬別這麼想，怎麼累我都甘心。

舊夢中她突然在清晨叫護士打電話給我，問我為甚麼還不送晚餐給她，我說這是早晨。她糊塗了，但我現在再也聽不到她糊塗的聲音。

舊夢中是我們分隔二十年的往事。她出身於中共地下黨員的所謂「革命幹部」家庭。與我一起在香港唸完中學後，她回國升學，我留在香港。在大學，她因為出身好，很快被吸納為共青團員，她學習成績優異，又是國家三級運動員，於是成為黨組織重點培養的對象，有留學深造的大好前途。但這時候，她卻與我在每日一封信的頻密通信中生出情愫。「組織」、家庭給了她許多壓力，要她放棄與一個香港人談戀愛，她卻不為所動。一九五八年大學畢業還要求分配到離香港最近的寶安縣任教。一九六零年我二人在分隔兩地之下結為夫妻。在政治運動不斷的那二十年，她受到不知多少壓力、磨難、鬥爭，迫她與我分離。但她堅持自己的選擇。每想到她的恩重情深，我就不能不目泫。

她的「原罪」因我而來

對於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成長的新一代，習慣了內地崇外、慕外的心理，是無法了解中共建政之後的前三十年，對「海外關係」的「原罪」意識的。麗儀雖從香港回去，因出身於革命家庭，所以本沒有這種「原罪」。她的海外關係的「原罪」因我而來。她自願揹起這「原罪」，在那種社會氣氛下，她也自知不會有「政治前途」。但她剛強不屈，堅持所愛，師範學院畢業後就鑽研教學，努力做好本份工作。女兒出生後，有十多年我們仍分隔兩地，我只是隔一周或兩周的周末回家。她獨自照顧女兒，儼如單親家庭。

她對學生極為愛護，帶他們下鄉勞動，為他們蓋被、擋風、縫補衣服，猶如母親。文革時她被批判為「對學生進行反動母愛教育」，有人不理解這句話，不知是褒義還是貶義。母愛，正常社會下當然是褒義。但若放在文革極左思潮的是非顛倒時期，就不僅是貶義而且是罪名了。因為那時只有階級愛、革命友愛、同志

愛，其他人性中所有的「愛」包括「母愛」都被認為是反動的。因為講人性就是反動的。

她已離開教育工作三十四年了，但在靈堂上，仍有不止一個受過她「反動母愛教育」的學生泣不成聲。

文革她被隔離審查時，另一個罪名是嫁給一個在香港做特務的老公。在極左思潮時代，所有香港人，除了地下黨員，都是特務，連當小販的回內地都有被槍斃的。她決不承認她老公是特務。審查她的專案小組對她說，黨掌握了充份證據，你是相信黨還是相信老公。她無詞以對。但後來說她本人也是配合老公的英美特務，她就不再相信黨了。因為她對自己是很清楚的。對共產黨、對共產主義的理想破滅就從這裏開始。審查結束，她被「解放」，她對我說，她不想再留在內地了。

沒有她就沒有我

我不知道讀者們是否願意聽我的故事。連着幾篇，我是為自己而寫，也是想為她少為人知的一生留點痕迹。而且，我暫時也寫不出別的文章。

自一九五四年回內地升學，到一九七四年回港。這二十年麗儀來過多次香港，她完全有機會留在香港與我一起生活。但基於愛國觀念，覺得自己是中共培養的大學生，應為祖國効力，因此她每次回港都依依不捨地回到內地繼續教育工作。直到一九七四年，因我辦的《七十年代》的左派傾向，與她的革命家庭出身，才以「調職幹部」的身份來香港，並被安排到商務印書館當編輯副主任。轉行，對她來說是另一職業的重新開始。七四年香港左派機構也氾濫着極左思潮，而她本着對內地政治的了解與生活體驗，一直與極左路線有牴觸。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我在《七十年代》以「齊辛」筆名寫了許多對中國局勢分析的大文章。其中不少

文章都是麗儀起初稿而我重寫的。「齊辛」取「齊心」與「齊齊辛苦」之意。那些文章很受注目，我也因此有了些論政的名聲。一九八三年，日本亞細亞研究所經與我聯繫後，邀請麗儀到日本任客座研究員三個月，其後她又在三菱總合研究所的刊物上以秦原道的筆名撰寫中國市場的專欄。

一九七六年《七十年代》轉營天地圖書，麗儀奔走集資及協助創設。一九八一年《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 離開天地獨立經營，麗儀也離開商務印書館，協助我重建這獨立輿論陣地。

回顧我這一生，我的所有事業，包括開始時因寫情書而練就的寫作能力，都有麗儀的參與、支持與直接幫助。沒有麗儀就沒有李怡。我們的關係真是不比尋常。她的離去無法不使我有錐心之痛。

一日一封情書

感謝多位讀者與朋友，來信或電郵，對我寫的「悼亡與懷想」表達「感同身受」之情，並且表示「很願意繼續看到麗儀的點滴」。我真的很感激你們。本來，長歌當哭，應是痛定思痛之後，我未痛定，自覺文不成章，但也只能這麼寫了。

老友Helen看到我寫了一句「因寫情書而練就的寫作能力」，就來信建議我出版我的情書，我回信說：「文革時她已全部燒掉」。是的，如不燒掉的話，現在出版也許還有些人要看，至少我回想起來，其中頗有些篇章大概不比《海角七號》的情書差。可是，如不燒掉，她那時恐怕已過不了關了。

大約從她回國升學的一九五四年年底開始，我們就互通書信。開始時並不是情書，只是講些彼此生活、學習、周遭的事，慢慢就涉及個人的理想、胸懷、情操，以至關懷愛慕之情。大約一年後，就幾乎每天寄出一封

信，就像日記一樣坦率直抒胸臆。那時寫信，跟現在發電郵不同，並非即時可達，而是要等幾天，從寄出一封信到獲得對這封信的回應，至少一星期以上。一星期的等待，就讓感情在盼望與思念中深化了。

一日一封情書，延續到六零年結婚。其後還寫，但不是一日一封了。五八年起，她在寶安縣觀瀾中學教書。那時從香港去觀瀾，從出發到過境，再坐站站停的慢火車到「天堂圍」站，還要步行一個半小時，總共需時七八個鐘頭。辛苦一整天，見面真是好高興。她在觀瀾四年，六二年調到深圳中學，就方便多了，但路程仍然需要三個多小時。在觀瀾，我大約一個月去一次，到了深圳，我幾乎每個星期去一次。那時公司的同事都笑我是去「做禮拜」。

在左傾思潮氾濫的時代，我們的愛情婚姻一直受到政治壓力。然而，一九七零年春天，打擊終於大到幾乎把我們的聯繫切斷。

最困難的時刻

一九七零年三月間，內地開展「一打三反」運動（打甚麼反甚麼已忘記了）。有一個星期六，下午，我照常回深圳探望妻女。那時要到公安局報戶口，公安局人員指着我的回鄉介紹書說，你的籍貫是新會，要到新會去申報及註銷戶口。我傻住了，這是怎麼回事？哪有這樣的規定？回到家抱過女兒，等了好久，妻子回來就說，「我要搬到學校去住，接受審查。」她又說有一個香港客，因為用香港報紙包了些食品回家，被指為反革命宣傳，前兩天剛剛槍斃。整個社會籠罩在恐怖氣氛中，接着，學校派人來叫她立即搬去學校住。大女兒九歲，牽着媽媽的手，要跟她一起去。

第二天我在邊防極力說項，經過一兩個小時的等待，終於放我回香港。這以後整整三個多月，我不敢回去看妻女，也不敢給妻子寫信。我不知她的生死或被鬥爭的狀況。每天坐立不安。唯一的聯繫是我仍然每月匯錢給她，接到銀行的回條，知道她仍活着。

這是我們之間的最困難時刻。七月時，收到她一封信，問我為甚麼不回去。這時，我知道她大概「過關」了。我再也顧不得要回原籍報戶口的困擾，在那個周末趕回去。見面時恍如隔世。分離三個多月，不算長，痛苦的是不知生死，不知安危，不知明天會怎樣。

這以後，也許可稱之為否極泰來，加在我們關係之上的政治壓力漸漸消退。過了幾年，她被調派來香港，一家團聚。這以後，我們過了三十五年一起生活的日子。

有一次，我問她：如果沒有這麼多壓力，你想我們會不會像許多夫妻一樣，反而不懂珍惜，甚至離婚收場呢？她堅決地說「不會」，而我則有點猶豫。是的，她對我更恩重情深。

一生問心無愧

麗儀病重期間，有一天我大概太累又睡不好，痛風發作，於是拿着年前麗儀幫我買藥時留下的卡片，到附近一家藥房買藥。店員見到那張卡片，説「上次是你太太來買的，她好緊張，説你對其中兩種藥會過敏。」他簡單的一句話，使我心中一痛，我在想，她大概再也不能幫我買藥了。

她為人性急，做事緊張、認真，脾氣不大好。自七四年來港與我一起生活後，不再如寫情書、兩地相思時那樣浪漫了，面對着生活習慣的不同，性格的差異，家中大小事都自然會引起爭吵，但每次不愉快時，想到曾有的長期分離與難得的聚合，就都能化解。

七四年以後，大陸政局一連串內鬥風暴，使我經歷了從對中共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這段心路歷程我寫過多次，這裏也不重複了。今天我想到的，是在這段「否定自己」過去的認知的過程中，麗儀幾乎是

每一步都跟我一起走的。《七十年代》因受左派杯葛、壓制而獨立經營，麗儀也脱離左派機構。她從一向以來認真工作而變得一段時間無事可為。她想靠過去在大陸的關係做生意也不順利。有一次，她出差到北京，還險些因我的關係被扣查。但她無怨無悔地在我身邊，與我一起分析時局，給我支持與鼓勵。我們對於曾經向我們施加壓力的政治力量，並沒有心存報復，相反地我們總努力在分析時政的文章中壓制自己的情緒以免帶有偏見。她性情急躁，是非愛憎溢於言表，但政治上並不偏激。

兩個月在病榻上，她常常講兩個女兒的童年往事。她說她一生從沒有做過任何一件傷害別人的事。她對得起我，對得起家庭，一生問心無愧。而我，自問沒有她那麼光明。我的自責是對我的懲罰。

她仍與我作伴

「悼亡與懷想」寫到這篇，暫告一段落。儘管不少讀者說想繼續看麗儀的故事，但她的事在我的記憶中是寫不完的，而記憶永在，以後還可以寫。

許多朋友、讀者或用電郵，或寄來信件和慰問卡，向我表示慰藉。深深感謝。你們說的道理其實我也知道。是的，一生能遇到真愛以及成為終身朋友，已屬幸福；是的，麗儀的身影與言行已肯定留在我的記憶裏；是的，事已過去，我只有從悲哀中抽離，過自己的日子，才足以慰藉麗儀在天之靈；是的，不想失去的已不得不失去，我不應放棄仍然眷顧我的讀者和朋友，應繼續寫文章和政論。

道理都懂。但情感是沒有道理可講的。當沉重打擊到來時，我有一種萬念俱灰的感覺，彷彿這世界沒有她的存在已變得甚麼都不重要了。一時間，我只想與她重聚，或在天上，或在來世。

二零零零年時，麗儀在美國曾輕微中風。那時她想，若上天再給她兩年時間，與我散步，她就滿足了。終於也過了八年。這八年來，我們開始談死亡的問題。她說，她希望先我而離去，若我先離去，她會受不了，她只能跟着我走。我說，好吧，就讓你先走吧。她終於如願了。有朋友說這是她的福氣，是我的災難。我想這是真的。倒過來她的悲哀恐十倍於我。

家中處處，常在恍惚中見到她的身影。無論在臥室、客廳、書房，腦中總飄來她的聲音。邊淌淚邊寫出這八段懷想，也是稍稍解脫。讀者們願意讀，已是對我最大的支持了。

現骨灰暫放家中，靈堂中的照片在書架前，我寫的輓聯掛着。她仍與我作伴。

補購

李怡◎時評集



《放逐 • 李怡》

愛國愛港的懸念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放逐 • 李怡》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吳志森◎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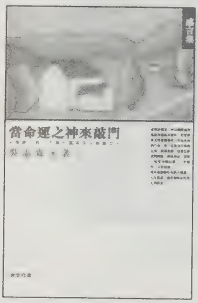
《曾先生 • 你吹甚麼口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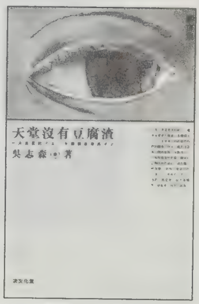
《曾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曾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天堂沒有豆腐渣》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曾先生 • 你吹甚麼口哨？》 ___ 本（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曾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曾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___ 本（每本港幣 52 元）（連郵費）
《天堂沒有豆腐渣》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___________

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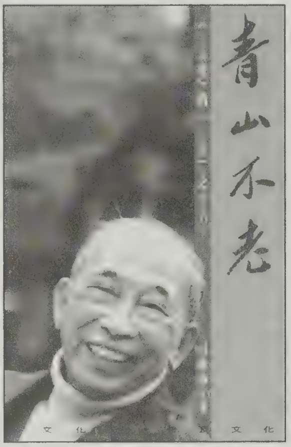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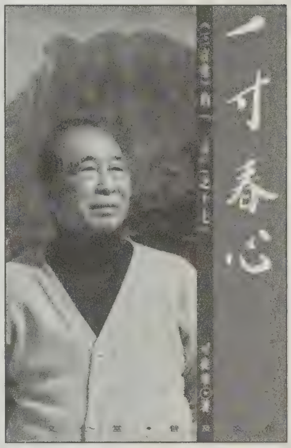
司徒華◎作品



《煙雨平生》



《青山不老》



《一寸春心》

《三言堂》的「一言」結集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煙雨平生》 ___ 本（每本港幣48元）（連郵費）
　　　　　　《青山不老》 ___ 本（每本港幣48元）（連郵費）
　　　　　　《一寸春心》 ___ 本（每本港幣48元）（連郵費）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 者 服 務 卡

⚘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對應 • 謬思生命的異趣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李怡作品



《李怡・放逐》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謬思生命的異趣

- 人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但同樣的痛苦若有十分一發生在自己身上，就很難承受。
- 讀禁書有甚麼好處？可以激發公開而誠實的討論，了解並辯論人生議題，學習在千變萬化的社會處世，鼓勵創意，認識與察覺文化差異。
- 我對寫文章的要求首重讓人看得懂。若是看不懂的文章，不管作者自稱研究多麼深入，學問如何博大精深，都無意義。
- 語言本是一種溝通工具，但因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語言，因此語言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一種「霸權」。
- 任何藝術，一旦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就失去靈魂，即使那種政治是多麼「正確」、多麼「有理想」，都沒有意義。

微言大義・對應人生

封面設計：原秋白　攝影：侯小鵬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www.subculture.com.hk
ISBN:978-962-992-204-7
70
9 789629 922047

利源書報社
$
23818251-5

SCB 490 $70
ISBN :978- 962-992-204-7
Printed in Hong Kong